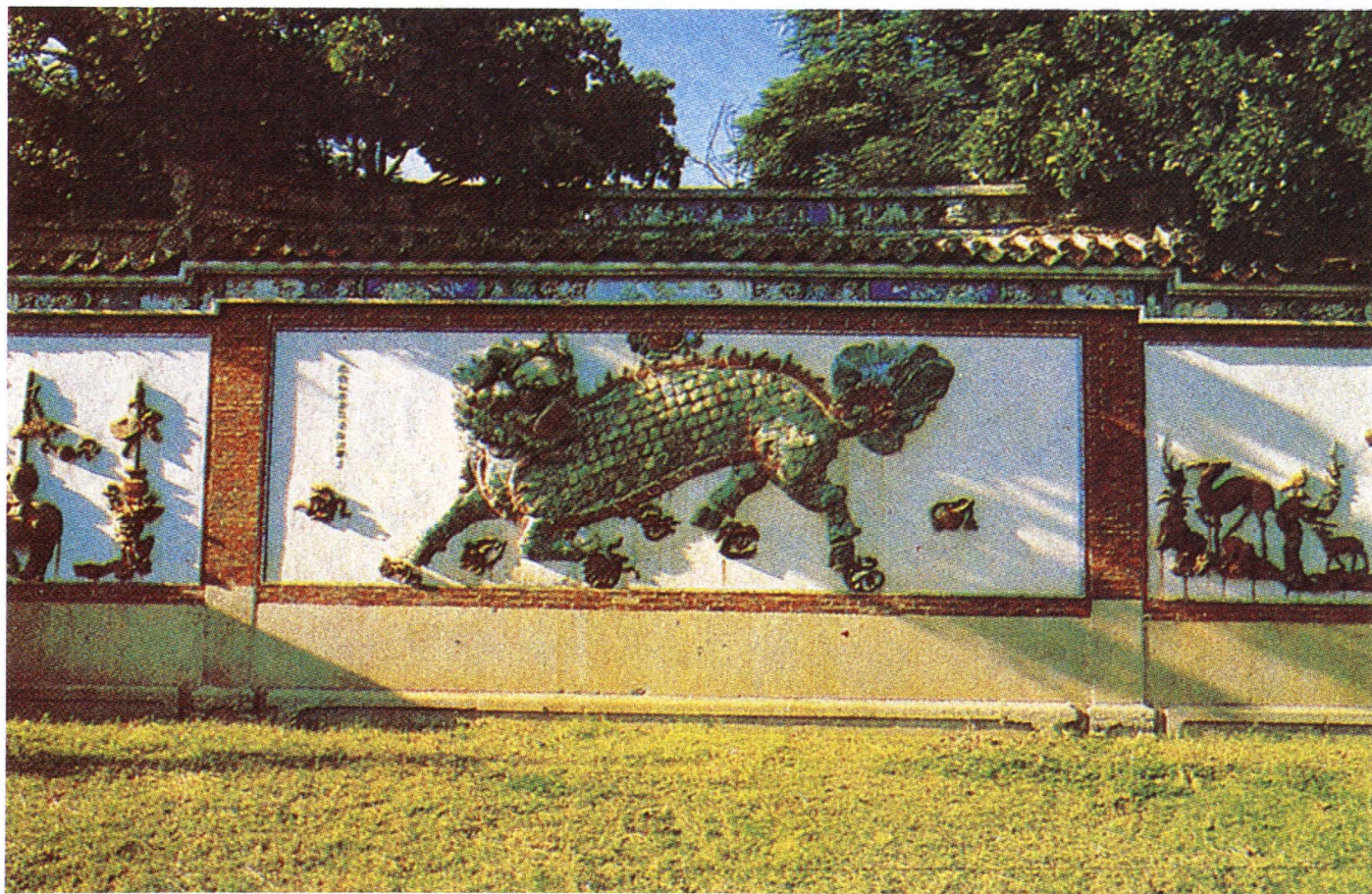


# 内明

集漢穀城刻石字



原熙年卯春上元



△開元寺内巨大麒麟壁雕





## 科學最新實驗證實

### 佛說生命來自外太空

——追溯宇宙形成的因果的軌跡，一直追尋到兩百億年以前（20 billion），「時間」開始的毫秒，就是生命出現之時——

馮馮

我們的超級宇宙大泡泡在大約一千五百億年以前發生大爆炸，從中心向四方八面輻射，形成無數高能的小泡泡，各個小泡泡各自形成宇宙，每一個宇宙泡泡之內，各自形成無數的星雲旋系，每一個星雲旋系之內形成億兆個太陽系，每一個太陽系內形成行星，我們所居住的銀河系，是我們的宇宙內的星雲旋系之一，我們的宇宙是無數的宇宙之一。這些綜合各家的理論，已因太空科學的突飛猛晉的許多事實發現而獲得証實。

我們的宇宙內的各羣星雲旋系，不住彼此遠離，宇宙泡泡不住膨脹，這些也已經由科學家證實了。

超級大宇宙是從虛無形成，也已經由科學證實了。

當我們的宇宙泡泡開始形成，它的泡內充滿了氫氣，還是極其不穩定的氣體，不停地旋轉，漸漸旋轉成為許多旋系。由於原子的彼此吸力而收縮，旋系的中心壓縮的壓力比外圍大，溫度越來越高，到達了高達兩千萬度華氏的臨界溫度，（Critical temperature），終於爆炸焚燒。這種氫原子濃縮氣團的爆炸，是一連串的核子連鎖反應，像氫原子爆炸的情形，可是較之更大不知多少倍威力。這時候，氣雲旋系輻射着高能，發生巨大燦爛的光芒——一座新的星雲旋系誕生了！

核子反應繼續進行，燃燒中的一價氫原子形成二價的氦，及轉變為碳、氧……及其他元素，整個宇宙的物質的元素都是從氫

原子形成的。氫原子是一切物質的最初始祖，而氫原子是從虛無形成的，這些在以前的拙文都已詳細討論過了。

當一座星雲衰老，它的外圍會顯得脹大及發射出紅光。天文學家稱這種紅光腫大的老化星雲為「紅光巨星」(Red Giant)。我們的太陽在六十億年以後，會老化變為一座「紅光巨星」星雲氣團。

較小的紅光巨星(像我們的太陽)經過幾千萬年之後，它的高能燃燒殆盡，由於比重吸引力，它會開始崩潰，它會更加壓縮體積，輻射白光，這是它拼盡最後光熱的能力輻射，不久就會毀滅。此階段被稱為「白光矮星」(White Dwarf)。它的體質濃縮到很大密度，一湯匙那末多的體質會重達一噸。

體積較大的紅色巨星星雲，會發生巨大的爆炸，光芒驟增，光照宇宙，成為「超級新星雲」(Supernova)，它的爆炸把體質輻射到宇宙空間，與宇宙的原始成份結合，形成許多新的小星雲。我們的太陽就是銀河系爆炸射出的殘體與大宇宙的原體物質結合所形成的小星雲旋系之一。

我們的太陽系內的各行星，是太陽氣團旋轉飛出的各小氣團，分別冷卻所形成。各行星，包括我們的地球在內，也都是構成於上述的大星雲的殘體氣體的原子與大宇宙的原始氣體原子。

我們人類與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由氫氧碳鈣……等等元素的原子所構成的，它和宇宙之間各空間各星系的原子完全一樣，並無二致！

所以科學家們認為人類及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源起於宇宙外太空的。猶太基督教傳統則根據舊約創世紀而堅稱上帝以七天時間創造了世界，第三天用泥土造了人的始祖亞當，第四天造了萬物和各種動物，最後從熟睡中的亞當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和合泥土，造成女人夏娃。

## 內明 第一六七期 目錄

### 特稿

科學最新實驗證實

佛說生命來自外太空……………馮 馮 4

大般涅槃經譯傳史畧……………關世謙 11

### 專稿

從辯證觀點看

日本佛教的發展(續)……………無 意 19

「緣緣堂」巡禮……………谷 草 22

### 特載

佛教臘八考……………高永霄 25

「大智度論」集粹之四十九——

論信毀般若波羅蜜因果……………智 銘 28

### 法海拾貝

僧肇大師與「肇論」……………蔡惠明 30

### 特稿

永懺樓隨筆之七十八

夜半鐘聲新版本自序……………馮 馮 33

### 佛教文藝

受戒日記(續完)……………惲茹辛 35

佛教青年進行曲……………馮 馮 39

虛雲和尚(續)……………馮 馮 42

佛教消息……………編輯室 45

### 畫頁

封面：福建泉州開元寺觀音菩薩坐像

面裏：開元寺內巨大麒麟壁雕

底裏：開元寺甘露受戒壇屋頂

封底：開元寺東鎮國塔為宋代建築

古代埃及神話說宇宙是一個長方形盒子，一切星球，一切生命，都在方盒內自然出現。

佛教經典說人是從外太空飛來的，阿含經說：「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因地肥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

這說得很簡單，但是相當明白。用現代科學眼光來看，阿含經所講的，顯然比較猶太教創世紀的合理，埃及古代神話觀念也很有一些意思。

阿含經講的「光音天人」，已經很明白指出是非物質的色界生命，是光波是音波。「世界初成時」，就是指色界的物質世界剛剛形成之時，是宇宙從無色界形成色界之初，是粒子與微中子之類形成之時，光子聚合之時。「天人」並非物質肉體，而是「光波」與「音波」滙合的智慧生命，他們各有一「身光」，「飛行自在」，他們飛到地球，貪戀地球的物質享受，從色界身質降為物質化的欲界肉體生命，從此身體沉重，不能飛行，失去了自由出入宇宙各界的「神足通」。

這裏所說的「人」，我認為並非狹義的「人類」之意，我認為是指的具有高智慧的有情生。

當代的頂尖科學家們，大多數都摒棄或擱置了舊約的「創世紀」觀念，他們多數認為生命的起源是太空，和阿含經的講法很接近。

讓我們詳予討論。首先，再回到科學家們對於宇宙形成的發現和生命的構成，上面說過，欲界生命構成的原子，和宇宙太空的游離質點毫無兩樣。我們實在是宇宙的一部份，我們身體內的原子，遠在億億兆年之前，當宇宙初成之時，當虛無形成色界之時，就已經形成了，比我們現住的太陽系還早得多，那時也還未有地球的形成存在。

我們的太陽系在旋轉時，有許多團烈火質地離心而出，成為一團團較小的氣體，被太陽的巨大吸力吸住不停環繞太陽而運行，各別逐漸冷卻成為星球，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的地球。

我們的地球逐漸冷卻，外殼是堅硬的巖石，核心仍是高熱的熔岩熱漿。外殼的巖石沒有水，沒有空氣，當然也沒有欲界生命的動植物。

過了一段時間，地球內殼的一些輻射性元素，例如鈾——這些銀河系初形成時代就形成的元素，都是銀河中心巨爆炸的殘餘物質——它們有一種令自己分解的特性，它們在地球內殼逐漸分解，放射出輻射能，使內殼的巖石熔化，溫度增高，經過七百萬年，熔巖漸漸熔穿了地球的外殼，熔巖巖漿噴出了殼外的表層，即是我們熟知的火山爆發。它同時釋放了禁錮石殼下的氣體。

從地殼內噴出的氣體，有氫氣，水汽，氨氣，氮氣，沼氣甲烷……等等。火山口上空噴着硫磺煙雲，遇到外面的低溫，煙雲氣體化為雨水降下，漸漸注滿了地球外殼的低陷之處，成為海洋，那些沒有凝成雨水的氣體，就滙成包圍地球外面的空氣層。

空氣與雨水河海的形成，具備了欲界生命生存的條件。

天空中由於靜電作用與溫度的變化，形成了閃電，不時閃轟着地面，閃電引起大氣中的氫，甲烷，氨，和水發生奇異的原子結合——形成了氨基酸（Amino Acids）及核酸（Nucleotides），這兩種成份都是欲界生命所必需的構成基本單元。

這些欲界生命基本結構原始單元，與周圍的相類單元發生衝突，互相合併，成為較大的單位。這些單位，經過無數次的合併，形成一個具有適應能力的分子，它們知道選擇生存的環境，它們能夠自己分裂為二複製自己，這些就是欲界生命的開始。經過不知多少代，它們不斷增加繁殖，子子孫孫不計其數。它們就是

欲界生命細胞內的核心要素 D N A (Deoxyribonucleic Acid) 遺傳因基核酸。

D N A 決定細胞分裂和遺傳特性，是目前科學家們所知生物的最基本構成要素。任何動植物的細胞內都含有的。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是科學界的一個很重大的日子。那一天，在澳洲墨基遜 (Murchison, Australia) 小鎮，突然從太空降落了一聲巨大的爆炸震動，原來是一座太空隕石墜降了！它的爆炸把碎片爆散在廣達十四英里的區域。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們紛紛趕至研究。經過化學分析，發現隕石的黑色碎片是一種含有碳質的軟巖，它含有大量的含碳的有機複合物 (organic carbon-bearing compound) 再予以詳細複驗，發現它含有氨基酸 (Amino Acid)，這是生命細胞內最基本的構成成份之一。

主持化驗的科學家是出生於斯里蘭加島 (Sri Lanka 即錫蘭島) 的施勞·龐南浦魯瑪博士 (Dr. Cyril Ponnamperna)，這位今年六十四歲的科學家，當時化驗分析隕石，發為其中的一塊竟含有五種有機化學基本物質，都與地球的生物細胞內的成份相似，這些成份是決定遺傳因素的。

這個發現震驚了全世界的科學家。因為本來科學家認為只有地球才適合生物的生存，甚至於認為地球是宇宙中唯一有生物的星球。現在竟發現來自外太空的隕石含有有機化學物質，而且還是生物細胞的基本構成成份。這不就是意味着，地球並不是唯一的有生物的星球？換言之，就是宇宙中其他星系也可能有着有機生命的存在！而且很可能普遍存在於整個宇宙之中！

龐南浦魯瑪博士發現的隕石有機物質五種，是：Cytosine, adenine, guanine, thymine, uracil 這五種成份，是有機生物的細胞體內的基本的構成遺傳決定因子，它們配合着糖與磷所組成的骨幹，合而構成遺傳因基核酸 D N A 與 R N A 核酸，傳遞生物細胞的遺傳指令。

有些科學家懷疑隕石墜地後已感染了地面的物質。休士頓大學的生物工程學家約翰區勞 (John Oro) 就是懷疑者之一。他說：「沒有一塊隕石是不受到感染的。」

但是，龐南浦魯瑪博士和他的助手們發表聲明已經在實驗室運用一切最可靠的方法將隕石清潔消毒，斷無感染地面物質。而且，所發現的五種有機化學成份，並非隕石表皮一層所取標本而得，乃是石心的部份取出。

龐博士出生於楞伽島一個教育世家，楞伽島的佛寺與森林，往往藏有從天空落下的隕石。他從小就對於隕石有莫大興趣。他的家庭是佛教徒，他時常上佛寺去，到森林去，找尋那些隕石，總感覺到隕石蘊藏着一些宇宙的奧秘，作為一個楞伽島佛教徒，當然知到阿含經內佛說光音天人飛來地球的一段，也當然從佛經其他經典知道宇宙是無限的，他一直就想從科學來研究隕石的神秘，希望打開一扇通往宇宙奧秘的門。

龐博士起先並非學科學的，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印度大陸的瑪達拉斯大學 (Madras University) 去唸哲學，他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可是他的真正興趣仍在於宇宙科學及化學，於是到英國倫敦大學去讀化學，從頭再來，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在倫敦醫院 (London Hospital) 的同位素實驗所 (Isotopes Laboratory) 任研究員。一九六二年，他轉到美國卜奇利市的加州大學分校，追隨一九六一年榮獲諾貝爾化學獎金的梅雲·卡雲博士 (Melvin Calvin) 學習，(卡雲博士乃以闡明植物的光合作用而獲諾貝爾獎金)。

卡雲博士其時致力於實驗用人工方法複製地球早期大氣情況及其間的基本有機化學複合成份。這些實驗，對於龐博士的啟導良多。

龐博士學習卡雲博士的化學方法，開始從事研究生命的來源。越多研究，他越多疑問，宇宙中其他星系或星球，是否也有着有機生命或人類？

爲了進一步研究這些宇宙太空的生命存在問題，龐博士於一九六三年參加了美國太空署（NASA）的外太空生物學系（Exobiology Division）的研究工作，成爲該系的化學進化分系（Chemistry Evolution）主住。他的工作是研究地球上生物的起源情形，以提供資料給其他科學家作爲參考，作爲向外太空找尋有機生命的方向指南。

一九六三年，龐博士以一項化學實驗人工複製地球太初有機化學體合成而轟動全世界，他的理論就是地球太初的有機化學體是源起於火山雷電與海水的結合。即是本文上文提到的理論——地心內的熔巖噴出地面及空中，噴出氣體及蒸汽，形成雨水匯聚成海洋，大氣中因溫度劇變而產生雷電，雷電閃擊之下，海水形成氨基酸，DNA與RNA等遺傳核酸。漸而進化成爲單細胞生物。

龐博士堅信火山與海洋是生命之母，他用實驗來求證，他採用諾貝爾化學獎金桂冠得主哈勞物·鄔理（Harold Urey）與史丹利·米勒（Stanley Miller）兩位科學家的化學先進技術，在一個玻璃瓶內注滿氨氣、海水與沼氣（甲烷），然後用高能的電子光束（Electronic Beam）閃擊這瓶中的混合物，前者做製地球太初時代的大氣與海洋情況，後者代表宇宙輻射綫及雷電閃擊地球。閃擊了四十五分鐘以後，試管內的混合物出現了阿丹耐恩（Adenine）——這是生物的細胞核內的遺傳因基核酸DNA與RNA的形成質素之一，這個實驗的成功發現，證實了上述的生命起源形成理論正確，也證明了在宇宙太空中也有欲界生命形成的可能。只要有宇宙輻射綫，有氨氣，甲烷，有氫，氧，就有可能形成有機生命的物質，並不僅僅是我們的地球才可能形成欲界有機生命，他的實驗轟動了全世界科學界，在此之前，世人認爲複製太初生命源起是不可能的。

龐博士從實驗中獲得更大信心，他認爲宇宙中到處都有可能形成欲界生命，就算是有些環境極不利於我們地球生物的外太空星球，也各有其能夠適應各該環境的生物，只是各有生命形態不

同而已。

他說：「整個宇宙中都充滿着有機生命，只是各有不同結構，我們必可從太空的星體發現有機生命，最低限度可以找到核酸蛋白質形態的原始生命。」

他認爲整個宇宙的化學成份都是一致的。既然地球是太陽系的一部份，太陽系是銀河系的一員，銀河系是這個宇宙系的旋系之一，都是這個宇宙泡泡的大爆炸所形成的，沒有什麼理由說宇宙中的化學成份不一致。龐博士的理論，我認爲很合理，而事實上，天文學家與宇宙學家們從無線電天文望遠鏡收到的宇宙各處星雲旋系的輻射，經用光譜分析，也早已證實了各皆含有與地球相似的化學元素——氫，氦，氧，氮，碳……重氫等等，都是一樣的。

龐博士說：「宇宙中化學諸元素的分佈大同小異，自然也有可能在各處形成相近的有機體。」

在歐洲，古代希臘哲聖阿里士多德早就於兩千多年前提出學說，指出有機生命是從無機體形成的。不幸這種科學先見旋即被猶太教基督教的「創世紀」傳播所取代。直到公元二十世紀末期，有卡雲博士與龐博士的實驗，才重光阿里士多德的學說。

佛教在幾千年前就說過欲界從色界而生，比阿里士多德更早指出生命是從物質界形成。（請參閱佛說起世因本經）。

龐博士說：「我們並非說可以在實驗室內人造複雜的生命，也不是說用朝露可以立即造成螢火蟲。我們只是用實驗證明簡單的無機化學元素可以形成初步的有機化學體，從簡單的有機體成份進而形成氨基酸」——氨基酸是欲界生命細胞核內最重要的遺傳構成物質。

龐博士在瑪利蘭大學的實驗室設備周全，包括：生物化學（Biochemistry），地理化學（Geochemistry），行星大氣分析室（Planetary Atmosphere Laboratories），月球石清潔室（Lunar Clean Room），綜合物質光譜分析儀（Mass Spectrometers），

自動氨基酸分析器 (Automated Amino Acid Analyzers) , 氣體顏色分析器 (Gas Chromatographs) , 高能電子撞擊器 (Highvoltage Electrophoresis) , 電子顯微鏡 (Electron Microscope) 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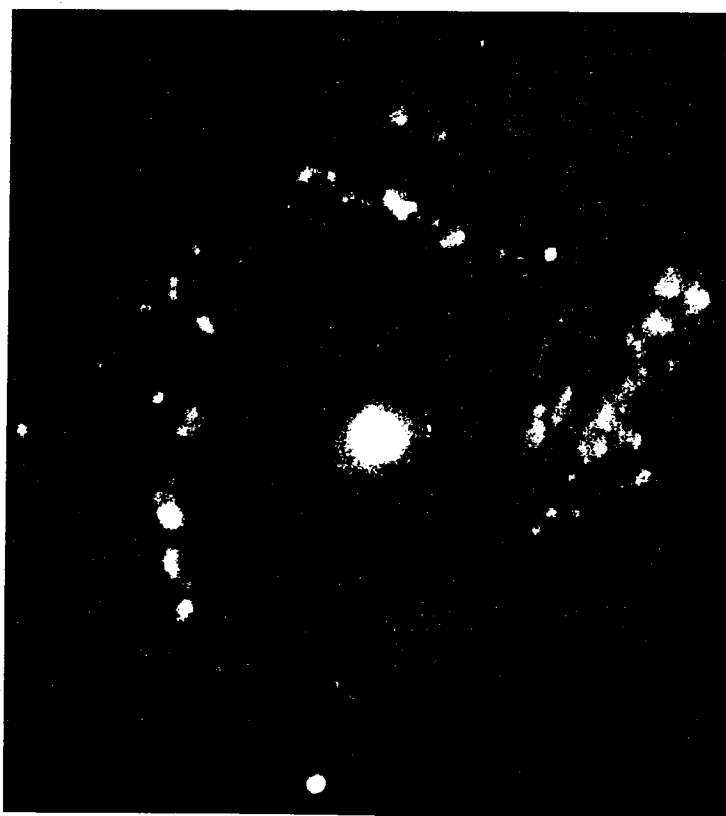
龐博士的實驗成功，也證實了達爾文在一八七一年發表的進化論學說正確。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在其名著進化論中說：「在某些溫暖的水潭中，有含磷的鹽，有氨氣，有光，有熱，有沼氣，雷電閃擊之後，初步的有機物形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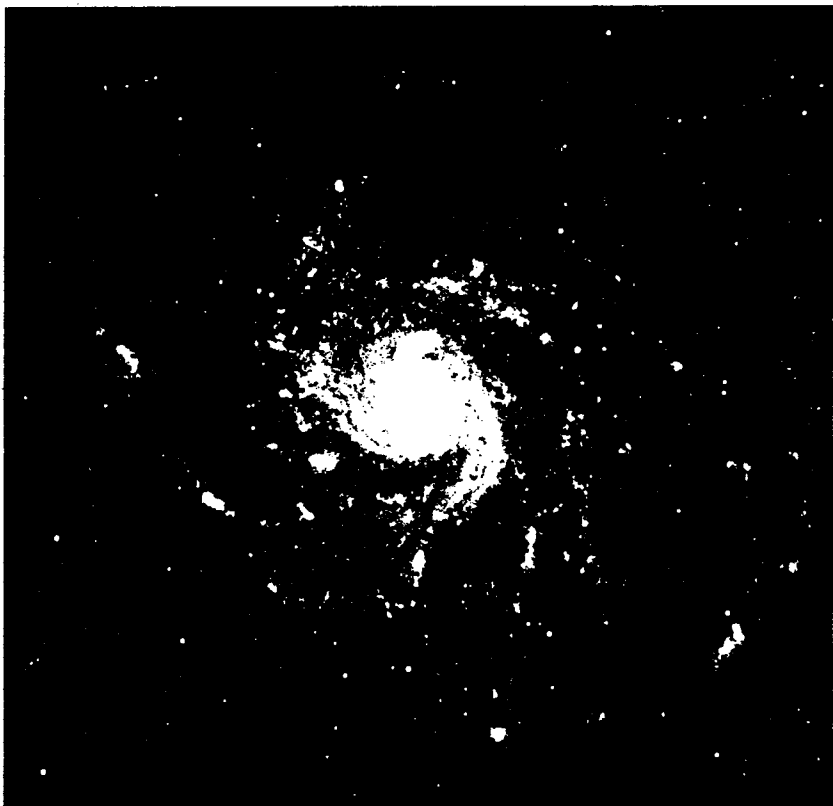
→ (圖1) 隨便望上太空，任何方向，都可看見像這幅圖片的密密疏疏繁星，但每一光點並非就是一顆星，它們大多數是一團團旋轉的星雲漩系 (Galaxies) , 它們每一團內部各有無數的太陽系，無數的世界。我們的銀河系在這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只佔了很小很小的一點而已。

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生物是從單細胞逐漸進化而成的，人類是動物進化的最終最高境界，並不是像聖經創世紀所講的由上帝用泥土造成了人才造萬物。達爾文的學說，直到如今，仍然受到基督教猛烈的抨擊。一九二七年，美國的一位教師因在學校講授進化論而被教會控告及被法庭判入獄六個月，引起美國學術界的軒然巨波，紛起與教會辯論「創世紀」與「進化論」。到了一九八四年春天，美國南方又再掀起教會與學術界的劇辯，教會要求美國政府下令禁止學校講授「進化論」邪說。此事至今仍未息爭。

← (圖2) 這是太空中無數的星雲漩系之一，天文學編號為 M-61，它與我們的銀河系相似，其中有百億太陽系——其內有很多都有類似地球的行星，也很可能有欲界生命甚至於人類。(原圖彩色，美國麥當諾天文館攝 Courtesy McDonald Observatory photo)



龐博士與其師卡雲博士各別的實驗成就，都成為「進化論」的有力科學証據支持。雖然還未能在實驗室內製造生物，至少已經證明了有機生命是從無機物質演變而成，也肯定了在宇宙中任何地方都有生命形成的可能。



↑(圖3)這座 M-101 星雲光旋，直徑三十萬光年，中心有密度甚高的一氧化碳，正在形成新星之羣。其各旋臂張開的半徑長達四萬光年。充滿億億萬個太陽系，有無數的世界，有無數的生靈。(美國國立基特山天文台圖片 Courtesy: Kitt Peak National Observatory)

從無機物質演進為有機生命，正是佛經華嚴經所說的「先成色界，繼成欲界」的程序。華嚴經的說法，很明顯地是基於佛陀所說阿含經。

一九七〇年，龐博士肯定了化驗澳洲墨奇遜隕石含有氨基酸五種，一九七九年，他與助手們化驗南極洲冰封已二十萬年的隕石，又再發現隕石中含有氨基酸，又一次轟動全世界。他繼之又發現格陵蘭(Green Land)的三十八億年古老巖石內有着含氫豐富的微生物化石與碳水化合物。

龐博士現在美國太空署致力於研究人造合成食物，以適合太空艙內的人員食用。他說：「太空艙內的人員，呼吸時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假如我們將它轉變為碳水化合物，就可以製成食物供應太空艙飛行員了。既然我們已經能夠從無機物製造氨基酸，也許亦有希望進一步把二氧化碳氣體製成碳水化合物。如果實驗成功，或有助於未來製造人造糧食解決世界飢饉。」

來自佛國楞伽島的龐博士本着佛教慈悲之懷，將他的新研究集中於人工製造糧食，他常常關心到世界的糧荒饑饉問題。他現在百忙中仍分出時間常常回到楞伽島去與師利楞伽國的政府合作發展研究人工製造糧食。現在研究如何使熱帶海島遍生的一種野生豆類增產來增加糧食解決窮國的糧荒。這種豆類，當地土名「丹不拉」(Dambala)，新幾內亞土人稱之為「有翅豆」，又名為「窮人豆」，龐博士發現它的豆莢及葉子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及維他命，根部亦然，種子則含有可食油類。

從研究太空隕石發現氨基酸，轉到研究人造糧食來解決世界飢饉，龐博士真不愧是一位佛教徒！但願佛教多出現幾位像他這樣的偉大科學家！

從他的實驗的成功，我們獲得了證明，對佛說生命從外太空飛來。



# 大般涅槃經譯傳史畧

關世謙

## 前言

大般涅槃經 (Mahāparinibbānasutta) 原典是用巴利文所寫的上座部經藏，與此相當的經典包括長部第十六經、漢譯長阿含第二經——遊行經，以及獨立的佛般涅槃經二卷、般泥洹經二卷、大般涅槃經三卷等。在長部經典中，它是最長的經典，主旨是敘述佛陀晚年從王舍城去往終焉之地的拘尸那城，所經歷的過程，以及演說教法的狀況，乃至入滅後的荼毘和分配舍利等的詳細情形。

許多與佛有關的事蹟，一般佛傳中也是語焉未詳者，但本經於佛陀入滅前後的細節，都有很明確地敘述，資料可稱珍貴①。傳入中國的涅槃經，經過漢譯之後，版本有很多種，主旨是提倡佛身常住，無有變易，而涅槃的體性則是常樂我淨的，更為強調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甚至闡提成佛的教說，是為本經的精神旨趣。

## 傳入

### 一、大般涅槃經的版本

#### 現存部份

涅槃教法的經典，也有大小乘的分別，小乘的涅槃經約有：

|       |    |    |      |
|-------|----|----|------|
| 佛般泥洹經 | 二卷 | 西晉 | 白法祖譯 |
| 大般涅槃經 | 三卷 | 東晉 | 法顯譯  |
| 般泥洹經  | 三卷 | 失譯 | 譯    |

上述三經都是同本異譯，內容在說示八相成道的化身釋迦，在拘尸那城入涅槃前法的狀態，是化身佛的實況紀錄。

此外，在中阿含裏也有涅槃經，是開示可以得涅槃的觀行。至於大乘的涅槃經，則有：

|          |    |    |        |
|----------|----|----|--------|
|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 | 二卷 | 西晉 | 竺法護譯   |
| 佛說大般泥洹經  | 六卷 | 東晉 | 法顯、覺賢譯 |
| 四童子三昧經   | 三卷 | 隋  | 闍那崛多譯  |

上述三經雖有廣畧的不同，但都是大乘涅槃經的初分。至於大般涅槃經的全經，則是此涼曇無讖所譯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俗稱北本涅槃。

此經後來傳入江南，到了劉宋時代，經過慧觀、慧嚴與謝靈運的校訂與再治而成三十六卷，即稱南本涅槃。說示佛陀般涅槃並非灰身滅智，佛陀如今雖現入滅的相狀，但佛身却是常住不滅，無有變易。

由曇無讖譯的涅槃經，亦稱大本涅槃，而此大本涅槃也有兩種版本。蓋即：

## 大本涅槃

(曇無讖416—423譯)

四十卷本，在北地流通——北本涅槃

經慧觀、慧嚴、謝靈運等與六卷泥洹本校訂再治——南本涅槃

## 六卷泥洹

(法顯、佛跋陀羅416—418共譯)

佛說大般泥洹經六卷

上述所示大本涅槃的四十卷，在大正藏作十二卷，乃北涼曇無讖於四一六—四二三年所譯出，殆可分爲兩種版本，其在北地流通者，即俗稱的北本涅槃（四十卷）。

另有東晉的法顯與佛跋陀羅（覺賢）二法師，於四一六—四一八年共譯佛說大般泥洹經六卷，此即俗稱六卷泥洹。

到了劉宋時代，上述兩種涅槃經均已流傳來到江南末地，當時有慧觀、慧嚴二法師及名文學家謝靈運者，將此北本涅槃四十卷（十三品）的前部與六卷泥洹加以對照，再治而訂作三十六卷，成二十五品，此即俗稱的南本涅槃；於此章安尊者並曾依之作成章疏。

此外，唐朝的若那跋陀羅、會寧二法師，亦共譯有大般涅槃經後分二卷，此即說示佛陀的咐囑以及入涅槃、荼毘、分骨等事蹟，乃是補足前經的後分，所以亦稱後分經。

準此所述，各種經本，一般所稱涅槃經者，即係指此南北兩種版本的大般涅槃經。

### 散佚部分

現存的涅槃經版本分類，儘如上述，但散佚的部分，亦復不少，茲列舉如下：

|       |     |    |       |
|-------|-----|----|-------|
| 胡般泥洹經 | 二卷  | 後漢 | 支婁迦讖譯 |
| 大般涅槃經 | 二卷  | 魏  | 安法賢譯  |
| 大般泥洹經 | 二卷  | 吳  | 支謙譯   |
| 般泥洹經  | 二十卷 | 北涼 | 智猛譯   |

上述四種涅槃經版本，於今均已不存世間。遵行諷誦無由，未免令後世衆生興歎！

## 翻譯

### 一、譯經巨擘——曇無讖

#### 曇無讖與涅槃經

漢譯的涅槃經，自五世紀初葉（北涼）譯出，傳行至今，在中國所流通者，仍以曇無讖法師所譯的大般涅槃經最爲盛行。不論南本或北本，都是以此大本涅槃爲準據，容或經過了校訂、再治與補述，但此大般涅槃經在亞洲流傳，確實亦有其歷史淵源。

#### 出身

大般涅槃經漢譯本，能在東亞流通，建此奇功的當推譯者曇無讖（Dharmavin）法師。曇無讖是中天竺（印度）人，他六歲喪父，跟隨母親從事地氈作業，當時的達摩耶舍沙門，深受一般信士的崇敬，母親乃命無讖拜之爲師受業。幼小的曇無讖，聰明才智即已嶄露頭角，學習小乘和五明論書，尤善辯才，無人堪與匹敵。後來，他的辯才機鋒終爲白頭禪師所破，他便請問禪師說：「這世界上，究竟還有更爲可讀的經典嗎？」禪師便把刻在樹皮上的涅槃經傳授給他。曇無讖閱讀之後，深自驚覺而誠致反省，慚愧地表示：「我太愚昧了！長久以來，猶自不悉正道爲何？」於是便邀集大眾，表白自己的過失，從此轉趨大乘教法的信奉。到了二十歲能誦大小乘經典達二百餘萬言。尤其專精於戒律教學。

#### 擅長咒術，精通戒律

曇無讖另一方面，也擅長咒術，在西域有大咒師的稱號。有一次隨同國王行至深山，因爲找不到水源，曇無讖只好面對大石頭，口誦咒語，結果石縫中冒出了清泉，取供國王解渴，國王感

念於此，對之禮敬優厚。日子一久，國王的禮遇漸趨淡漠，曇無讖顯然不悅，聲稱：「爲今之計，只好持瓶至水邊，修法持咒，將水中的龍吸進瓶裏，於是天下必將大旱；屆時，國王必來央請乞雨，當再適時將龍放入水中，與雲作雨，那麼，國王的賞賜，勢將倍於往日。」說罷持瓶逕往水邊而去。當時有人從旁聽了曇無讖的說話，連忙走報國王。國王聽罷大怒，指責曇無讖不該如此地作弄天下蒼生，下令火速逮捕嚴辦。

#### 携經東來

曇無讖尚未至水邊修法降龍，聞訊驚慌之餘，連忙收起大般涅槃經的前分十二卷和菩薩戒經以及菩薩戒本等直奔龜茲（Kucha）方面逃亡而去。既達龜茲，因爲當地信奉小乘，對大乘經典的涅槃經並不信樂，無奈只好轉向東方的姑藏（甘肅武威）而去。以上是出三藏記集和高僧傳的記述。可是魏書卷九十九，列傳第八十七的沮渠蒙遜傳，以及北史卷九十三，列傳第八十一僞附庸等的記載，謂曇無讖是從罽賓（Kashmira）來至鄯善（Lohanor），再轉向東方的涼州逃往而來。

#### 以經作枕 靈示不許

曇無讖東來的途中，曾在敦煌停留很久，後來又輾轉走到涼州。流浪旅途中的曇無讖，從來未敢讓涅槃經稍離身側。據高僧傳的記載，曇無讖來至姑藏在傳舍，即曾顧慮到涅槃經的安全，爲了防範被盜，便把經本當枕頭，墊在頭底下安寢。可是中夜醒來，却覺得經本被從頭底下抽出來擺在地上。曇無讖驚覺以爲是盜賊做的勾當，可是這種情形竟連續三天，忽然聽到空中傳來聲音說：「涅槃經中蘊藏着如來證悟的本事，怎麼可以用來作枕頭呢！」曇無讖聽了空中的傳告，恍然有所了悟，於是便把涅槃經改放在頭頂高處的閣板上。就在當天夜晚，當真有人前來盜取經本，可是盜賊使盡一切力量，總也無法搬動這麼重的經典。第二天一大早，曇無讖却輕易地取經下來，諷誦如儀。盜賊暗中得見於此，一時，感覺到曇無讖確實是聖賢哲人。於是，一改往日的舊習，對曇無讖則崇敬盡禮非常虔誠②。

河西王沮渠蒙遜於泰常中（四一六—四二七）平定了西夏③。耳聞曇無讖的嘉行風範，特地遣使迎請，賜予接待。因爲沮渠蒙遜早有弘揚佛教的志向，所以誠摯地懇請曇無讖把他帶來的經典譯成漢文，但因曇無讖不諳涼州土話，又無人可資輔佐譯事做他的傳譯者，又惟恐草率地執譯，易滋謬誤，所以，當時並未答應承譯經典。而就此住下，以三年的時間來學漢語。

但是，另據佛祖歷代通載④所顯示，他在停留於姑藏時期，即已「遍曉華言」。不但翻譯了涅槃經，並且還譯出「大集等經，六十餘萬言」。此外，再就涅槃經的譯出，在佛祖統紀的記載則是：「譯大涅槃經四十卷」⑤。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四二四—四五二在位）同時對曇無讖的咒術超異，也有耳聞，便心存籠絡。據出三藏記集的記述，曾遣使往迎，並且傳達話語表示，「如果不把曇無讖送出，北魏將不惜出兵相迎。」當時的北魏版圖遼闊，國勢強大，遠非北涼的弱小所能比擬。蒙遜一時覺得處於進退維谷的態勢，既不能抗拒北魏的武威；又惟恐曇無讖的殊勝咒術懾於北魏的逼迫而危害到自己，於是索性想把曇無讖謀害以絕後患。另據高僧傳的記載：北魏太武帝頒賜蒙遜；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涼州牧、涼王等官爵，並加賜九錫之禮，命高平公李順前往布達上意，並附言：「聽說有位西域法師曇無讖現在貴處，我很想聽他宣講的佛教道理，請你着飭宿驛，把曇無讖送來京城！」但沮渠蒙遜却再三推諉，很不情願送走曇無讖。

事態演變下去，直到義和三年（四三三）的二月，曇無讖透露風聲給蒙遜，說想去西域尋求涅槃經的後分，沮渠蒙遜聞悉頗爲惱怒，懷疑曇無讖是想繞道潛往北魏，以暗算於自己。於是便密謀殺害，但表面上却佯裝爲曇無讖送行，並贈以旅用物質、糧食，以及寶貨等物。

在曇無讖啓程的這一天，很多信家都來相送。曇無讖流着眼淚告別大眾說：「我自己宿生的業報，即將到來，諸聖賢衆也無能挽救！因爲一向非常重視涅槃經，所以才發願想去尋求涅槃經的

後分，以故將不能在此續繼停留，而必須啓程西行。」向前行走約有四十里處，便被蒙遜預先埋伏的刺客所殺害，時年四十九歲。

曇無讖的死訊傳抵涼州，信家都爲他的死而悲傷，同時也爲一位傑出譯經師的才華和靈異的咒術而倍覺惋惜。自此以後，在蒙遜的週遭身邊，即使是白天，也自見很多鬼神仗劍相擊。終於在延和二年四月病死⑥。

綜觀曇無讖的一生，他對涅槃經的傳入與譯出，確實樹立了不可泯滅的貢獻，甚至到後來，爲了求取涅槃經的後分，竟然犧牲生命，足見其爲法捐軀的精神，已爲後世的教法奠定了千秋的楷模。

### 曇無讖的譯經

根據出三藏記集的記載，曇無讖不但翻譯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此外，尚譯有方等大集經等十一部凡一百四卷⑦。曇無讖譯出的經典之中，予後世影響最爲深遠的當然還是大般涅槃經。就有關曇無讖譯出大般涅槃經，記述其經歷資料最爲精確的，是道朗的大涅槃經序。當然，出三藏記集和高僧傳，亦均有其傳記的載錄。就上述這項資料去加以循按，曇無讖開始譯出大藏經是在玄始三年（四一四）或四年（四一五）左右⑧。首次進行翻譯大般涅槃經，擔任筆受的是慧嵩，當時有僧俗數百人參加此一譯經事業。譯事進行中，一面解釋疑難問題的癥結，一面疏理經文的暢流，結果譯出了屬於初分的十卷。

曇無讖很快地便發覺到涅槃經的品數不夠完整，於是便啓程返回天竺搜求經文的缺失部分，不湊巧，適值母親作古，於是便在天竺停留了一年多，在從天竺來到西域的途中，又在于闐得到經本的中分，後來便把它帶回涼州，從事翻譯這一部分經文。他再度回到涼州，可能是在四一七年左右。

曇無讖完成大般涅槃經的初分和後分，又曾派遣使者往于闐求取此經的後分，然後繼續翻譯，直到玄始十年（四二一）十月二十三日，終於大功告成。曇無讖即曾表示：「此經的梵本，本來有三萬五千偈，但輾轉傳來此土，已減爲百萬言，所以祇翻譯

完成了一萬餘偈！」

從上述情節看來，大般涅槃經的初分，是曇無讖由天竺親自携來，它的中分與後分則是由于闐求得。這對曇無讖來說，大般涅槃經的全本，至此已經完全翻譯完成。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又聽一位外國沙門的曇無發說：「此經猶未完整。」曇無讖聽了這番說詞，便如芒刺在背般的坐立不安，極力想去求得本經的缺漏部分，務期使之成爲完整的全經。故而，正往啓程搜求經本的途中，便被沮渠蒙遜預伏的刺客所狙殺。

### 涅槃經的傳行與東來

四世紀中葉，鳩摩羅什正在罽賓習學大乘教理，當時涅槃經尚未流傳到罽賓，並且羅什在龜茲的時期，也沒有涅槃經的傳行，所以羅什並未具備涅槃經的有關知識。但從三五〇年到四〇〇年前後，涅槃經便有了種種不同的版本在流通。五世紀初，法顯即曾携入泥洹經，四一七年佛跋陀羅和寶雲，即曾共譯有六卷泥洹經⑨，另外還有智猛所求得在涼州譯出的二十卷本泥洹經⑩。另就當時而言，曇無讖最初在天竺求得的，已經算是完整的大般涅槃經，但在曇無讖離開罽賓，經過龜茲來到敦煌的時候，涅槃經已經又增加了中分，不久也傳流到于闐，相信此一經本，曇無讖亦已得到。

但是，到了四三三年曇無讖偶爾聽到曇無發談及經本的不夠完整，便又立即發心去尋求。這一缺失的部分，可能就是附隨在四十卷末後的大般涅槃經茶毘品等的後分。曇無讖就是爲求此後分而犧牲了生命。

大般涅槃經的後分，直到唐朝，才被傳入中國。當時有益州（成都）會寧律師，於唐麟德年間（六六四—六六五）啓程西行去往求法之旅，航經南海到達訶陵島（今爪哇Java島）在此停留三年，與訶陵國僧若那跋陀羅（智賢）共同譯出此經的後分。由若那跋陀羅的弟子運期，將之送到長安。至此，大般涅槃經的後分（憍陳如品後分，遺教品、應盡還源品、機感茶毘品、聖軀廓潤品）便在儀鳳二年（六七七）前後，才傳流至長安⑪。

## 二、六卷泥洹經與譯經師法顯

大般涅槃經除了曇無讖譯出三十六卷本之外，並有四一六—四一八年由法顯與佛跋陀羅共譯的大般泥洹經六卷，此即俗稱六卷泥洹者是。有關六卷泥洹經的由來，必須把譯經師加以介紹。

### 法顯西行求法

法顯俗姓龔，是平陽郡武陽人，幼時兄弟三人均已相繼夭折，乃父惟恐法顯亦遭波及，故而三歲時，就把他捨度為沙彌。但仍寄養在家，因為患病將死，祇好送往寺院就養，經歷了兩夜，旋又生還復甦，從此便長住寺中。二十歲受具足戒，經常覺得經律不夠完整，便發心欲往西域求取經律。終於東晉隆安三年（三九九年）夥同學友慧景、道整、慧應、慧鬼等由長安啓程西行求法。沿路千辛萬苦歷經艱難，一行十一人當中，到達印度，得以參禮釋尊的故鄉——舍衛城，乃至祇洹精舍的祇有法顯與道整二人而已<sup>⑫</sup>。

法顯與道整一行來到摩竭提國（Magadha）的巴連弗邑（Pataliputra）。法顯在這裏得以閱覽到：摩訶僧祇家律、薩婆多象律、雜阿毘曇心論、經（線經、非經名）、方等般泥洹經、摩訶僧祇阿毘曇等經本<sup>⑬</sup>。

### 六卷泥洹經的譯寫因緣

據出三藏記集卷八<sup>⑭</sup>所述，有一位在家信士名伽羅者，被法顯的求法熱誠所感動，便在摩揭提國的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為他書寫了大般泥洹經六卷。至於此經的譯出，則是在東晉重臣司空謝石所建設的道場寺，時間是從義熙十三年（四一七）十月一日到四一八年正月二日所從事，連翻譯加校定，計共花費大約三個月的時間。着實而言，譯出這部六卷泥洹經的並非法顯，而是佛跋陀羅和隨同法顯一起往天竺求法，而又半途折回漢土的寶雲。法顯則是把六卷泥洹經帶來漢土的人。

### 泥洹經的靈異

當泥洹經譯出的同時，一般信家都對這部新的經典，寄予異常地關切。有位家住朱雀門附近的信士，家中世代奉佛，他把新

近才譯出的六卷泥洹經，也抄寫一部來誦誦。因為家中並無專放經典的設備，祇好與雜書擱置在一起。有一天，風吹火起，一時之間房屋全被燒燬，家中陳設大多付之一炬，但案頭的泥洹經却完好如初，不但未被煙火所波及，甚至連灰燼也未沾上，而完整無缺。由此故事中當可體會出，當時一般信家對新譯泥洹經是如何地珍重<sup>⑮</sup>。

### 三、胡本泥洹經與智猛

大般涅槃經的迻譯，以上已將曇無讖和法顯（實為寶雲）與佛跋陀羅譯本介紹一過。以下擬將大般涅槃經的另一版本，再作報導。

#### 智猛求經

在法顯西行求法的五年之後，亦即後秦弘始六年（四〇四年），智猛自長安出發，啓程往西域求法，一行十六人登程，經歷十二年的長途跋涉，回到漢土涼州的祇有智猛與曇纂二人而已。智猛是雍州新豐（陝西臨潼）人，幼年出家，常聞外國沙門道及釋尊遺蹟的殊勝，內心便湧現嚮往，因而結伴西行。歷經冒險犯難長年累月地長途奔走，終於來到中天竺華氏城（Pataliputra），這裏是阿育王舊都，此地有大智婆羅門——羅閱家，全族人都弘揚大乘佛法，并且建有三丈高的純銀佛塔。他們見到智勇問道：「漢地可有大乘教學？」智猛答以：「一切佛法盡是大乘！」羅閱聽說表示：「誠然不可思議，莫非大心菩薩前往教化！」而讚歎不已。智猛在此羅閱家得到泥洹經的梵本，還有摩訶僧祇律一部及其他經本，並誓願携返漢土流通。

#### 譯出胡本泥洹經

智猛求得了泥洹經的梵本，之後不久，便啓程回國，返抵涼州進行翻譯，但隋書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亦另有異說，謂係來至涼州以前在高昌所譯<sup>⑯</sup>。

但出三藏記集和高僧傳所記述，均以智猛携入的泥洹經胡本，是在涼州譯出，此說亦較為正確。惟在譯出的時間上，曇無讖

的譯出涅槃經，一如前節所述，是在四二一年，而智猛自天竺返回國門的當時已是四二四年，亦即曇無讖譯出大般涅槃經的三年後，蓋即智猛尚在天竺停留時，曇無讖在中國已經翻譯大般涅槃經告成。

## 流通

### 一、大般涅槃經所傳教說

佛陀晚年遊化拘尸那城，身感不適，來至跋提河畔的沙羅樹下臨欲涅槃，象弟子見狀哀號悲痛，甚至捶胸頓足，以為佛既滅寂，世間將成空虛，尤其純陀當時心中竟懷疑：世尊既證大果，為何竟不能久住於世？於是弟子等都虔誠地請佛住世，勿般入涅槃。純陀更加懇切地再三請求，而佛陀却善巧地答說：「我以哀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日欲入涅槃，何以故？諸佛法爾，有為亦然，是故諸佛而說是偈；有為之法，其性無常，生已不住，寂滅為樂。」表示佛之般入涅槃，是法爾如是。

### 佛身常住

如此以來，在象弟子的心中，不免或起懷疑：佛陀之般入涅槃，是否亦如一般通常，從此歸入沉寂？佛陀因應於此，以一日一夜的時間，開示了佛身常住不變易及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乃至闡提成佛的至理，以此殊勝因緣，大般涅槃經便由之而成立。

大般涅槃經的宗旨，是在肯定佛身的常住，以及眾生悉有佛性。世尊對於歸趨涅槃的究竟，在哀歎品卷二中說：「我今當令一切眾生及我諸子四部之眾，悉皆安住秘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其中，入於涅槃。」來教示必當趨入涅槃的終焉性。並且進一步闡示般入涅槃的境界說：「若得常住無變易者，乃名自在，所謂大乘大般涅槃。」（大眾問品第十七）。並且又懇勸地說示涅槃境界：「明見生死及非生死，善能了知法界、法性，身有常樂我淨之法，是則名為大涅槃樂。」（師子吼品卷二十九）以曉諭弟子，佛之般入涅槃，並非凡夫所見的「油盡燈滅或薪盡火熄」，這在四依品卷六說：「若言如來入涅槃，如薪盡火滅者，名不了義。」

而是：「如來身界不可壞故，所以者何？以無身聚，唯有法性，理不可壞。」（四依品卷六）來說明佛身並非凡夫的血肉之軀，甚至更進一步說：「如來之身，金剛無壞，非煩惱身，無常之身，故名大樂。以大樂故，名大涅槃。」來闡述佛身常住的涅槃殊勝，不可思議。

### 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佛陀對於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的教說，在德王品卷十九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法象僧，三寶法相，常樂我淨。」另外，在如來性品中，亦可看出同等的啟示：「迦葉白佛言：『世尊，二十五有，有我不耶？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如來品卷八）此一如來藏，即我的解釋，亦即涅槃境界常樂我淨的我，或也可稱為佛身常住的佛性，並且又反覆地說：「佛性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法，法即是常。」（聖行品卷十九）更進一步強調說：「……一切眾生應有佛身，如我今也。」（師子吼品卷二十六）來肯定其教說。

### 闡提成佛

所謂闡提（一闡提迦 Icchantika），亦即極難成佛的意思。約可分為：

一、斷善闡提——不信因果，造五逆十惡，斷善根，當墮阿鼻地獄，而極難成佛。

二、大悲闡提——具大悲菩薩心，發一切眾生成佛，然後成佛的誓願，但眾生至多，時間至久，所以，此類菩薩，亦極難成佛。

三、無性闡提——又云阿顛底迦，指不具畢竟涅槃的性。

漢譯大藏經的巨擘——鳩摩羅什，其弟子竺道生，初見法顯所譯六卷泥洹經，深契義理，提倡眾生悉有佛性，闡提成佛的論調；而主張頓悟成佛之說。但不為當時佛學界所認同，尤其舊學之徒，聞悉之餘，大加擯斥，羣起而攻。當時，有彭城名僧僧嵩，不服此項教理而加以批判，即曾感得舌爛的果報。道生處此境遇，無奈祇好逃往江南。後來，曇無讖譯的大般涅槃經傳入中國

，輾轉流入建康，經中即曾提到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及闍提成佛。從而，學界大眾，均皆敬服於道生的卓見。

大般涅槃經師子吼品，即謂：

「我常宣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乃至闍提亦有佛性，一闍提等雖無有善法，佛性亦善！以未來有故，一闍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闍提亦得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這裏的佛性，亦名如來藏，一切衆生無不具此稟賦，故謂一闍提亦當成佛。準此，當可了知，本經的宗旨是以三德（法身、般若、解脫）作爲大涅槃體，如來法身的常住，而無有變易，進而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即使闍提無信，亦皆當得成佛。

### 常樂我淨

大般涅槃經所具備的四德就是：常樂我淨。這是涅槃的至極境界，也正是整個涅槃經之所詮釋，於此涅槃教法，故而通常謂此涅槃經亦稱常住教。茲分別述析如次：

常德——謂此涅槃體性，恒常不變而無生滅，而且，又能依隨各種因緣應化運用，而常不斷絕。

樂德——謂涅槃體性寂滅而安住，並且，又能運用自在而各隨己心。

我德——此當有兩種：一、就體性言以自實名我，如哀歎品：

「若法是實、是真、是主、是依、性不變易，是名爲我；二、就用相言，自在名我，如高貴德王品：「有大我故，名大涅槃，大自在故，名爲大我。」分別就我的體與用，各引經文，以作喻示。

淨德——謂涅槃的體性，以解脫一切垢染爲淨，而且又能各隨所化處的一切因緣，尤不染汚。

## 二、歷代諸師弘揚本經

### 教法的極致

活躍於四世紀末葉的道場寺慧觀，本來是廬山慧遠的弟子，及至羅什入關，乃往長安師事，精通經教。當曇無讖譯涅槃經傳

入江南，乃約慧嚴、謝靈運等共同以之與六卷泥洹對照而予再治，成爲三十六卷二十五品，蓋即當今流通的南本涅槃。而且並以開顯佛陀一代教法爲二教（漸教、頓教），五時（一、三乘別教，二、三乘通教，三、抑揚教，四、同歸教，五、常住教）的教判。此亦即中國佛教教判論的嚆矢，此後廣爲流布，其與後世的影響亦非常深遠。以之作爲佛陀終生所說教法的極致，最爲究竟。

### 梁武帝撰斷酒肉文

梁武帝素有菩薩皇帝之稱，向以「佛法寄囑人王」爲信念，以在俗佛弟子之身，而呼籲國內僧尼須斷酒肉，特別是修十善業。他之所以奉行此一教說的理念，乃是根據大般涅槃經卷四南本的四相品（大正藏十二，六二六）爲其思想基準，認爲：

「夫食肉者，斷大慈種。」

同時，也是見及當時出家衆的行狀，其不及外道或不及在家衆的情況，分別舉出九條，以批評他們的不法與違律。所以才有這篇斷酒肉文的提出，集聚僧尼一四四八人在華林殿，命光宅寺法雲講解此經。

### 大般涅槃經集解

靈味寺寶亮法師，一向弘揚涅槃諸經，僧俗弟子經常有三千人，受學的門徒亦常有數百。梁天監八年（五〇九）五月，奉武帝詔命，針對大般涅槃經（南本）三十六卷，加以注釋，成書七十一卷（大正藏三十七），梁武帝並親爲此書作序文。此書集錄了自道生以下，梁代涅槃學派各家的學說。包括僧亮、法瑤、曇濟、僧宗、寶亮、智秀、法智、法安、曇准、道生等十師的注解文章，尤其與後世（隋唐）研究涅槃經者，以莫大的影響。

## 三、注疏

大般涅槃經，自南北朝直到隋唐以來，一向都是佛教學者研究的中心，尤其以羅什門下的竺道生，研究六卷泥洹經而有義疏的著作。當北本涅槃經問世，即憑以講演經義，其同門的慧嚴、慧觀、僧導、曇無成等，無不都是研究涅槃經的名家。茲據大正藏所載錄，分別列舉各家論述注釋如次：

|           |      |                  |             |
|-----------|------|------------------|-------------|
| 涅槃論       | 一卷   | 波數槃豆菩薩造天魏沙門達摩菩提譯 | 大正第二十六冊，二七七 |
| 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 | 一卷   | 天親菩薩造，陳真諦三藏譯     | 大正第二十六冊，二八一 |
| 大般涅槃經集解   | 七十一卷 | 梁武帝詔寶亮法師集解       | 大正第三十七冊     |
| 涅槃經義記     | 十卷   | 隋淨影寺沙門慧遠述        | 大正第三十七冊，六一三 |
| 涅槃經遊意     | 一卷   | 隋沙門吉藏撰           | 大正第三十八冊，二三〇 |
| 涅槃宗要      | 一卷   | 新羅沙門天曉撰          | 大正第三十八冊，二二九 |
| 大般涅槃經疏    | 三十三卷 | 隋天台沙門灌頂撰         | 大正第三十八冊，四一  |
| 大般涅槃經玄義   | 二卷   | 隋天台沙門灌頂撰         | 大正第三十八冊，一   |
| 大涅槃經玄義文句  | 二卷   | 唐沙門道暹釋章安尊者涅槃玄義   | 正續第五十六冊     |
| 涅槃玄義發源機要  | 四卷   | 宋錢塘沙門智圓釋章安玄義     | 正續第五十六冊，一五  |
| 涅槃經治定疏科   | 十卷   | 宋沙門智圓排科          | 正續第五十六冊     |
| 涅槃經會疏     | 三十六卷 | 日本天台沙門本純         | 正續第五十七冊     |
| 涅槃經疏私記    | 十二卷  | 唐沙門行滿集           | 正續第五十八冊     |
| 涅槃經疏私記    | 九卷   | 唐沙門道暹述           | 正續第五十八冊     |
| 涅槃經疏三德指歸  | 二十卷  | 宋沙門智圓述           | 正續第五十九冊，一六五 |
| 涅槃末後句     | 一卷   | 清沙門淨挺            | 四川成都文殊院木版   |
| 涅槃經疏會本    | 五十卷  | 清末蜀郡先照法師         | 四川成都文殊院木版   |
| 涅槃經疏會本玄義  | 二卷   | 清末蜀郡先照法師         | 四川成都文殊院木版   |

以上，僅就入藏的涅槃經論書與注釋加以舉例，其他於史傳中僅見其書名，而凌散或失落的章疏書，可能亦所在多有。足見涅槃教法的殊勝與究竟。南北朝時代的慧成、曇無成、僧莊、道汪、靜林、慧定、曇斌、超進、法瑤、道登、曇度、道成等學家，都有專文注疏發表並以涅槃為宗而大事弘揚。各家於教說的極致，析理入微，多所發揮，使得涅槃教理確曾輝煌了一段時期。唐末以來，致力於此的人士，雖然漸呈稀落，但涅槃一乘大法的必將恢宏於末世，是可以預期的。

註：

- ① 佛典解題事典（地平線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六十頁。
- ② 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第二卷三三頁。

- ③ 北史卷九十三，列傳第八十一，僭偽附庸。
- ④ 佛祖歷代通載卷七（大正藏第四十九，五三三頁）
- ⑤ 佛祖統紀卷三十六（大正藏第四十九，三四二）
- ⑥ 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第三冊三四—三六頁）
- ⑦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藏第五，十一）
- ⑧ 高僧傳卷二，（大正藏第五，三三六）
- ⑨ 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五，六十）
- ⑩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藏第五十五，十二）
- ⑪ 大唐西域高僧求法傳卷上（大正藏第五十一，四）
- ⑫ 高僧法顯傳（大正藏五十一，八五七）
- ⑬ 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第三卷六十二頁。
- ⑭ 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五，六十）
- ⑮ 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第三卷六十七頁。
- ⑯ 隋書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



## 從辯證觀點看日本佛教的發展

無意

(續一六一期)

### 二、奈良佛教

#### ——南都六宗

公元七一〇年日本在奈良建立了第一個永久首都；日本史上的奈良時期從此開始，至七九四年首都北移平安城時方告結束。奈良時期及其以前日本所成立的佛教派別有六，所謂「南都六宗」：三論、法相、華嚴、律宗、成實及俱舍。

公元五二二年，一名中國東岸的難民 Shiba Tachito 抵達日本（可能取道高麗）宣揚佛教，是為佛教之濫觴；但是到正德太子（五七三—六二一）研精三論，演說法華、勝鬘、維摩三經，為日本哲學開山，佛教之流方始浩大<sup>①</sup>。

三論宗以辯證法而發展其思想體系；這可從該宗的四重二諦看出：

一、相對於（阿毘達磨）俱舍宗的理事二諦，三論宗提出空有二諦。

二、相對於成實宗的空有二諦，三論宗提出真俗二諦；空有並為俗諦，非空非有乃為真諦。

三、唯識宗以三自性中相對的徧計所執性及依他起性為俗諦，而以絕對的圓成實性為真諦；三論宗以為，相對與絕對並為俗諦，非相對非絕對乃為真諦。

四、唯識宗復以三自性為俗諦，三無性為真諦。三論宗則於三自性與三無性並歸俗諦，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為真諦<sup>②</sup>。

由上所述，可見三論宗恆將他宗所言歸入俗諦，「反」於他宗而立真諦，然後「合」此二諦而得超越真俗的中道。俱舍之理事二諦，至三論而變為空有二諦。空有與理事似只有名相而無實質的差別，然而理事為特指，空有為泛指，空有二字乃真能涵宇

蓋宙者；及成實以空有爲二諦，三論又以空有並入俗諦，而另立非空非有爲眞諦。唯識宗以三自性中相對的二性（徧計所計、依他起）爲俗諦，絕對的一性（圓成實）爲眞諦，三論乃以三自性並入俗諦，而以非相對非絕對爲眞諦；及唯識宗以三自性爲俗諦，三無諦爲眞諦，三論宗乃又以三自三無並入俗諦，而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爲眞諦。依此說來，他宗總形成一種使三論升入高一層次的力量；換言之，三論恒融合他宗而後超越他宗。理論上，新宗派既隨時可以誕生，這種辯證（融合超越）的過程便永無止境。

從宗派對立的觀點看，一個宗派既已成立，便自有其不易抹煞的影響力；因而我宗取代他宗之道，不在滅絕他宗（以其費力而不易收效），乃在宣稱我宗優於他宗而涵容他宗，如此則信我宗即所以信他宗，又更勝他宗，何樂不爲？從三論宗到今天流傳世界各地的日蓮正宗，其光大本宗的作爲，莫不如此。再者，我宗不能憑空產生，總賴「揚棄」他宗而成；我宗立足，又須參酌他宗，不斷革新。所謂「優於他宗，涵容他宗」，就我宗說，也未嘗不是對事實的陳述。總之，三論宗建立了佛家辯證的典型。

繼三論宗傳入日本的佛教宗派是法相宗。本宗的創始人是Dōshō（六二九—七〇〇），他是當時最傑出的佛教運動領袖，曾親至中國，受教於玄奘三藏；返國時攜回玄奘新譯的佛教經典，法相宗由此傳入日本。如前所說，法相宗（即唯識）所倡是一種唯心論，以爲三界唯心。德哲斐希德（一七六二—一八一四）有言：

「哲學的任務在於顯示意識如何在學理上的及實際上的活動中把外在世界重行收歸其自身。在某種意味上，外在世界之創造乃所以襯托人類自我意識的發展③。」

此說頗類法相宗。現象既不過是心的創造或化現，則其存在便幻而非眞；也可以說，「除了能知的意識以外，沒有外在的世界。」同時，「爲意識所知的外在世界既不存在，能知的意識何從存在？」所知（外在世界）是能知（意識）所造，因而空無實

體；所知既空，能知失其所依，亦因之而空。「此有故彼有，此空故彼空」，是名「緣起」。

唯識宗建立「意識」，以爲現象之本體。現象與意識一正一反，形成辯證的基礎，由此不可避免地進展到「合」，便是現象與意識之統一。現象爲多，本體爲一；法相宗既以現象和本體爲一事，便有「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身化爲多身，多身合爲一身」之說。是以菩薩可「現於生死而常住涅槃；親戚環繞而常願遠離。以其願力之故，生於三界而不爲所染。雖已成佛，而現於魔界。」

三論宗不認經驗界的任何事物爲絕對（本體），因名「空宗」；法相宗以意識爲絕對，因名「有宗」，然而若問何爲意識？意識却是空而非有。那麼兩者的本體論豈非異而無以大異？哲學家如斐希德也談類乎「唯心所造」的話，但是哲學家的話到此爲止；若佛家則必進而推論到空，談空說有了中心論題，這或者可以視爲宗教與哲學的相異點。

中國當隋唐盛世新成立的宗派有二，即天台與華嚴。天台立宗在華嚴之前，但在奈良時期，日本未聞天台之說，所以本節只談華嚴宗。華嚴由一名高麗僧人 Jinjō（死於七四二）傳入日本；他曾在東大寺爲華嚴經作了一系列的演講。

「據華嚴宗的說法，佛教的宗旨乃在除滅『割裂的自我』的假相；由此喚醒人與（盧舍那）佛之根本的合一的意識——然後藉佛力達成與其他一切衆生的合一④。」

這裏所說的仍然不外是一（正，本體）多（反，現象）合一的觀念。華嚴第三祖法藏（六四三—七一二）在金獅子章中立十玄門於此闡釋甚詳。今畧舉四門：

一、同時具足相應門：既名金獅子，則金與獅子必一時俱存。不能說金先獅子而有，也不能說獅子先金而有。即以金未成獅子時而論，金的形狀雖可以千變萬化，但任一刹那中，金必與千變萬化中之某一形態並存。所以即此千變萬化是金子，即此金子是千變萬化，互即互入，無可離異。

二、一多相容不同門：金子純一無雜以象本體（理），獅子具身首鼻眼以象萬有（事）。離金子別無獅子，離獅子別無金子；也就是本體與現象二而不二。「一多相容」、「理事無礙」，義在於此。

三、秘密隱顯俱成門：金與獅子分而觀之爲二，合而觀之則爲一。觀金子則金子顯而獅子隱，觀獅子則獅子顯而金子隱；金與獅子俱觀則俱顯，（金與獅子俱不觀則）俱隱。金或獅子隱時非不存，顯時又非獨存。可見觀者徒以隱顯之分別心而見金與獅子爲二。究其實，二者本爲一體，不可分割。

四、因陀羅微細境界門：獅子一毛即含全獅，因爲鑄成一毛的金子無以異於鑄成全獅的金子；據此還可進一步說，所有毛中所有的獅子也都含於此一毛中（反之，全獅自然也包容所有毛中所有獅子）；如此推演，可以至於無窮。這正如因陀羅網上的珠珠相映，重重不盡。

以上四門已可畧窺華嚴超越相對（先後、一多、隱顯、鉅細）以達於和諧統一境界之旨。

空海大師的「平城天皇灌頂文」提到小乘的三個宗派：律宗、成實與俱舍，正是我們尚未談及的南都六宗的其餘三宗。

律宗於公元七五四年由中國唐朝的鑑真大師及其門徒傳到日本，戒律原爲佛教各宗所共，但小乘於此尤所強調。在灌頂文中，空海對律宗有如下的描述：

「律宗防身（殺、盜、淫）口（妄語、兩舌、惡口、綺語）之七惡，修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爲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以身心的寂滅爲最高的解脫⑤。」

他的說法實際上只適用於小乘行者，至於從中國傳到日本的律宗，却已於大乘思想有所「揚、棄」，而充滿大乘色彩：

「道宣（五九六—六六七）建立了一套大乘戒規的體系，以爲律宗立教的基礎。這套體系把大乘（唯識）的神秘觀念融入戒規，透過神秘的受戒儀式，加強了戒規的義涵⑥。」

由此說來，在日本佛教裏，只有成實和俱舍是純粹的小乘宗

派。

成實宗約於六二五年由高麗僧侶 Kwanoku 與 Ekwan 導入日本，俱舍宗則遲至六五八年方由日僧 Chisu 與 Chitatsu 從中國介紹到日本；但就印度佛教思想演變的軌跡而言，俱舍實先於成實。俱舍宗得名由於阿毘達磨俱舍論，此論相傳是四世紀的世親菩薩所造。世親於薩婆多部出家，而薩婆多部之成立則遠在佛滅（西元前四八三年）後四百年，五百羅漢依健駄羅國迦膩色迦王之請結集大毘婆沙論時。薩婆多的全稱是薩婆多阿私底婆拖 Sarvāstivāda，薩婆義爲「一切」，阿私底義爲「有」。但是所謂「一切有」僅指一切現象（法）於過去、現在、未來皆爲實有，至於本體（我）却不存在。所以在法藏的「五教章」裏稱本宗爲「法有我無宗」⑦。

成實宗是印度小乘佛教所立的最後宗派，以阿梨跋摩的成實論爲所依。本派存俱舍宗的「我無」之義而棄其「法有」之說，也就是連「法」的存在也一併否定，因以立法俱空之教，稱小乘的空宗。在奈良時期，本派的研究流行一時，不過由於教旨和三論——大乘的空宗——近似，很快就融入三論之中了。然而前已說及，三論的空是「空即是有」，空有合一，超越眞俗，自然又屬更進一層的演變了。

#### 附註：

① Masaharu Anesaki, 「日本宗教史 History of Japanese Religion」，一九七一年鹿特蘭 Rutland -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出版，頁五九—六二。筆者所居，文獻兩缺，有些專有名詞，只好保留其羅馬化的寫法，漢字待日後查補。

② 參看「弘法大師全書」，東京出版，第一輯，頁三四二。

③ 普蘭特，「黑格爾」，頁八二。

④ Anesaki 同書頁九三—四。

⑤ 弘法大師全書，第二輯，頁一六〇。

⑥ Anesaki 同書，頁九二。

⑦ 可以推想，在「法有我無宗」之前，應有「我法俱有宗」，即是「五教章」裏十宗的第一宗，指人天乘等而言。



是登上了一艘遊艇。雖然一路舟行，再聽不見「欸乃」的櫓聲，少了一點舊日詩意。但是，舟行甚速，不消一個多鐘點，已自進了古鎮石門了。船，經過的正是世界聞名的京杭大運河，河面寬闊處，波濤連天，風烟浩渺。狹窄處，則兩岸楊柳、小橋流水、粉牆黑瓦的民居，還有大片大片的桑樹林和菸草地，都歷歷在目。這裏原來正是作家茅盾的不朽名著『子夜』的開頭所描寫過的江南絲蠶之鄉。茅盾也是桐鄉人，不過他的故居在烏鎮，但與石門兩處相距不遠，到上海去都要坐船經過大運河的。

船，緩緩地駛近古鎮的碼頭。岸上已經有人來迎了。聽着「緣緣堂」故居的實際管理人、豐子愷的姪女豐蓉賡和豐一吟的親切對話，就好像又聽到了豐子愷生前說話的那種富有音樂性的石門鄉音。

### 梅紗弄裏「緣緣堂」

上得岸去，走不到十分鐘，就到了梅紗弄。這條小巷原叫「煤沙弄」，也許是昔日鎮上人家運煤堆沙之地，後來豐子愷嫌它「不雅」，改作「梅紗弄」，並且把它寫在隨筆文章裏。從此，鄉里就都叫它「梅紗弄」了。這一改，自然是給這條平凡的小巷平添了幾分詩意。

新修的「緣緣堂」就在眼前，完全保持着當年豐氏親自設計的規模和風格——是一所中國式構造，近世風格的江南居民宅院，高大、軒敞、明爽，具有樸素深沉之美。

走進「緣緣堂」的大門，就是一個花木扶疏的天井。面對天井是一幢三開間的朝南二層樓房。「緣緣堂」就是指這座小小院落裏的主體建築物。

樓下三間：中間是廳堂，西邊是主人的書齋，東邊則是舉家用膳之屋。廳堂正中懸掛着著名學者、書法家馬一浮先生所題的

堂額「緣緣堂」三字，筆力雄健。難怪豐氏生前多在人前稱道馬氏的書法爲「一時無兩」，真不愧是大手筆。馬氏的署名是「蠲叟」，這是他的號，這個「蠲」字頗不易識。廳堂中央原有吳昌碩畫的大幅『紅梅圖』，後與「緣緣堂」一時俱燬於侵華日軍的炮火之中。現在掛的是當代名畫家唐雲畫的『梅花圖』中堂。滿紙繁花，生意盎然。上面題有跋語：

豐子愷先生故居「緣緣堂」，落成於一九三三年春，一九三八年毀於抗日戰爭炮火。今重建。堂內原有吳昌碩紅梅一幅亦毀。現擬其意，以供緣緣堂永存。杭人唐雲。

唐雲與豐子愷相熟。豐氏生前任上海中國畫院院長，唐任畫院畫師，時相過從。故人情重，唐雲作此畫亦可代作致奠於豐氏靈前的一圈鮮花了。

原來這裏掛的弘一大師李叔同所書的大對聯「欲爲諸法本，心如工畫師」；還有豐子愷自書的對聯「暫止飛鳥才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照舊掛起。可惜的是西屋中主人自書的那副對聯「草草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已經不存，現在懸着的是當代書家沈定菴寫的一副隸書聯。字雖寫得不壞，但總非主人舊作，令人對之黯然。

豐氏生前友好葉聖陶特地爲「緣緣堂」題寫了一方匾額「豐子愷故居」。葉老年過九十，病日久矣，早已不作書了。這次爲了紀念故友，特地提筆寫這幾個字，雖然不像以前的字那樣端正謹嚴，但也難能可貴了。趙樸初居士也爲「緣緣堂」的重建落成題了一首詩：「愷翁作畫有殊徵，筆筆常存惻隱心；世界緣緣無有盡，三生松月慶堂成。」趙氏與豐氏都是佛教中人，這首詩裡不免有「禪語」在內。

### 「緣緣堂」中話「緣緣」

豐子愷從一九三三年春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在石門鎮的「緣

緣堂」住了六年。但是，豐一吟回憶說：「他實際上居住時間還不到五年，因為他經常爲生活勞碌，不得不在外奔忙。」但是，就是在這五年之中，豐子愷在「檐下鐵馬丁當，堂前燕子呢喃」的「緣緣堂」中寫下了大量的文章，作出了無數的圖畫，所以他的朋友們都羨慕地說：「豐子愷鄉居五年，是他平生創作生活中的黃金時代。」

「那麼，豐先生的『緣緣堂隨筆』就是在這裏寫的了？」有一位同行者不免「想當然」了。

「不。實際上是先有『隨筆』的寫成和出版，然後才有『緣緣堂』的建成。」於是，豐一吟爲我們重述了這段舊事。

早在一九二六年，豐氏在上海立達學園任教。那年學校的新校舍在江灣落成，宿舍就造在校舍旁邊的永義里。秋天，豐氏的老師李叔同「雲遊四方」，來到上海。當時李氏已經出家，法名「弘一」法師。豐氏要求弘一法師爲新居題名。弘一法師叫他在許多小紙片上寫了許多自己喜歡的、意義又可相聯的單個漢字，團成小紙球，供在香花供奉的佛像之前。然後，拿兩次闔，不料打開一看：一個是「緣」字，另一個還是「緣」。於是弘一法師就爲豐氏寫了一方橫額：「緣緣堂」。其實有名無實，還是住在江灣的弄堂房子裡。但從此豐氏不論搬家住到那裏，就在那裏掛上「緣緣堂」的橫額。一九三一年一月開明書店出版了豐氏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的散文二十篇，就是著名的『緣緣堂隨筆』。此書之成，比石門「緣緣堂」的建成要早好幾年。所以豐氏生前常說：「緣緣堂」是「先有靈魂」「後有軀殼」的。

### 不堪回首說「貓案」

在「緣緣堂」樓上主人舊日的寢室裏，看到了兩張豐氏寫作的照片。伏案凝神、專注工作着的豐氏背上、頭上，都各蹲着一隻貓，顯得悠然自得，根本不知世上有什麼風波險惡。豐氏一生

愛貓，與貓相處，常常到了「貓我兩忘」的境地。想不到一生愛貓、畫貓、寫貓的豐氏，晚年竟因「貓案」，蒙了不白之冤，幾至送了老命。

一九六二年豐子愷寫了一篇隨筆散文『阿咪』，不過敘述了日常生活中的無聊酬應如何令人感到無味而已。文章中說到有一隻貓，居然爬到客人身後的沙發背頂端蹲下了。這在豐家原是常事，因爲主人不怪，貓就犯了「自由主義」的毛病。豐氏的文章發表時還配了一幅漫畫，就是這個場景的寫照。不料此文一刊，就有人「對號入座」，說是攻擊了某個不大不小的領導幹部。因爲他似乎看過豐氏，而且他的身材也是如此地「發福」了的。於是一陣陰風吹起，說豐氏「對現實不滿」云云。到了「文革」一來，索性上綱上綫，說是「貓」「毛」同音，矛頭所向，不言自明，是罪該萬死的。於是豐氏的「罪行錄」又加一大條，七門八門，迭遭迫害。

其實，這完全是件「冤案」。豐氏一生愛家國，愛人民，決非「腦後有反骨」的人。一九六二年寫那篇『阿咪』，實在是接待了一位上海美術界的朋友，有感而發，並無深意。不料遭此橫禍，真是要令人「長太息者三」了。

好在烏雲終於撥開，今日人們不遠千里來到豐氏故居憑弔，不免要同聲一呼：「這樣的事情，可不要再重演了。」

當筆者在「緣緣堂」中瞻仰一過，步出大門時，豐一吟女士深有感慨地說：「應該深深地感謝父親的老朋友、新加坡廣洽法師的大力資助。感謝故鄉父老鄉親的多方幫助，才使這座『緣緣堂』重新建成。」

「緣緣堂」緣緣無盡，歡迎一切「有緣者」來此一遊。因爲豐子愷一生就是一個「廣結善緣」的藝術家。

（原載明報月刊十二月號）



## 佛教臘八考

高永霄

### 一、臘月釋義

臘本祭名，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鍇注：「臘，合也，合祭諸神也。」段注：「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十二月者，丑月也，漢仍秦制，亦在丑月；而用丑日，則漢所獨也。」此說亦見始皇記。按：古臘祭行於十二月，後世因稱十二月曰臘月。

其實，中國早在三代之時已有祭名，廣雅曰：「夏日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正義：「十二月臘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故云初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故史記，秦本記云：「惠文君十二年初臘。」所以，臘月祭祖已是中國民間的風俗，由來已久，早在佛教傳來我國二千餘年前。

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中國，漸漸在民間建立信仰，於是便將

此節日演變爲佛教的節日，如「荆楚歲時記」（梁朝宗懷撰）有云：「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作金剛力士以逐疫。」按：金剛力士爲佛教之金剛神，乃執金剛杵護持佛法之天神也。農民以金剛力士之威勢作爲驅逐邪神，以保來年平安，農物豐收的節日，誠屬有意義之舉。

此後，世間遂流傳「歲聿云暮，臘鼓頻催」的歲末景象。在每年之臘月二十日後，人們便到處敲打鑼鼓，藉作「送年」之表示，增加不少過年前之熱鬧氣氛。

### 二、臘八佛成道日

西域諸國志云：「天竺國十二月十六日爲臘。」而唐書曆志則以十二月爲臘月，故八日爲臘八。該日爲佛成道日之法會，即

俗稱成道會也。

依傳統十二月八日乃我國大乘佛教以該日爲釋迦世尊成道的日子，印度悉達多太子廿九歲時因感悟人生無常，八苦相逼，乃毅然捨棄榮華，出家修道，經過六年苦行，不斷精進修行，終於在菩提迦耶之樹下，思維真理，覺悟正法，成就佛道。因此，該日不祇是佛陀的最重要日子，亦是影響世人的思想之主要的一天。因爲由這天開始，世人籍着正法而能離苦得樂，轉凡成聖，故值得人們紀念的。

### 三、臘八粥考

佛門人十分注重釋迦成道日，除了該日在寺院廟宇作梵唄禮佛儀式外，並煮臘八粥供佛，作爲饋贈佛徒，以邀佛佑。此事見周密著「武林（杭州）舊事」所載：「寺院及人家皆有臘八粥，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爲之。」此臘八粥之來源亦見自吳自牧作之「夢梁錄」：「十二月八日，寺院謂之臘八，各寺俱設五味粥，名曰臘八粥，亦曰佛粥。」因此，在南宋時，臘八粥不祇在寺院中成爲例行之佛事，而且普遍地在民間流傳著，誠屬盛事。

又夢元老之「東京夢華錄」有：「十二月初八日諸僧寺送七寶五味粥於門徒門飲，謂之臘八粥。一名佛粥。」另孫國敕「燕都遊覽志」亦云：「十二月八日，賜百官粥。民間亦作臘八粥，以米果雜成之，品多者爲勝。今雖無百官之賜，而朱門餽贈，競巧爭奇，有過之無不及矣！」至於「九縣志」曰：「十二月八日，以果菜入米煮粥，名曰臘八粥。」在吳曼雲之「江鄉節物詞」小序有：「杭俗臘八粥，一名七寶粥、本僧齋供，今則居室者亦爲之矣。」其詩詠曰：「雙弓學得僧厨法，瓦鉢分盛和蔗胎，莫笑今年榛栗少，記曾畫粥斷齋來。」宋陸放翁詩云：「今朝佛粥更相餽，反覺江村節物新。」

### 四、臘八粥之材料

臘八粥雖名七寶五味粥，除了上面所述的五種果實外，實不

祇此數，全部皆以素品煮成，據「燕京歲時記」所載：「臘八粥者，用黃米、白米、紅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紅江豆，去皮棗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紅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紅糖，瑣瑣葡萄以作點染，切不可用蓮子，扁豆、薏苡、桂圓（龍眼乾肉），用則傷味。每至臘七日，則剝果滌器，終夜經營（工作），至天明時，則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餽親友，不得經午。並用紅棗，桃仁等製成獅子，小兒等類，以見巧思。」

雖然上面所說的是正統臘八粥，但後世人不一定依之作爲準繩，故有些人煮臘八粥時，更加入蓮子、薏米的。這樣就違反了上述的原則，但爲了滿足口腹，顧不得也。有些鄉間的習俗，更是採用青菜、菜乾、紅棗、白菓、胡蘿蔔、芡實（茨菇），這樣便成爲「菜粥」了！如顧鐵卿之「清嘉錄」記：「十二月八日爲臘八，居民以菜果入米煮粥，謂之臘八粥。或有餽自僧尼者，名曰佛粥。」

現將「臘八粥」的材料分類如下：

穀類——大米、江米，小米（粟）、高粱（大麥米），菱角米，糯米，紅米，黃米等。

豆類——紅豆，江豆，綠豆，蠶豆（扁豆），白蠶豆（白扁豆），黃豆，眉豆，豌豆等。

仁類——核桃仁，西瓜子，南瓜子，花生仁，榛子仁，松果仁，蓮子，杏仁，白果，薏仁米，芡實等。

乾果類——紅棗，桂元肉，葡萄乾，青梅，瓜條，桂花鹵，果脯，青紅絲，栗子等。

上述之材料，不一定要全部用到，但最少需要五種，而且一定要加大米或糯米，紅棗，栗子，和選擇比較容易買得到的材料，這樣才能產生自然的甜味。

## 五、臘八粥之煮法

至於煮粥之方法，歷來都十分注重，清代三百年來均甚為重視，且在雍和宮舉行煮粥，供粥和分粥事宜，此事見「燕京歲時記」所載：「雍和宮喇嘛，於初八夜內，熬粥供佛，特派大臣監視，以昭誠敬，其粥鍋之大，可容數石米。」清道光皇帝當時以詩詠臘八粥，詩云：「一陽初復中大呂，穀粟為粥和豆煮，應節獻佛失心虔，默祝金光濟衆普。」光緒「順天府志」有記：「臘八粥，一名八寶粥，每逢臘月八日，雍和宮熬粥，定制，派大臣監視，蓋供上膳焉，其粥用糯米雜果和糖而熬。」

關於煮粥的材料，都是在臘八前幾天就要買齊，洗淨浸泡，除去壞的和黑斑，於臘八前夕就開始煮，熬粥的方法，就是先將各種豆子煮爛，再加入各種米，畧加礬碱，用小火熬粥，通常須煮五個小時以上，煮時不停輕輕地攪拌，一定要煮到米豆爛熟均勻才好，另外，也要先將紅棗煮湯，再攪成泥，濾去渣滓棗核，純粹用棗湯煮粥，這樣才能有鮮味，再加紅白糖或冰糖，敷以各色粥果，並嵌以預先染紅的各種果仁，擺作吉祥花樣，趕在清晨前煮好，先供佛祀祖，或餽贈親友，然後闔家食之，饒有意義。據說臘八粥一定要在臘八日拂曉時吃，不要等待太陽出來後才吃，因為釋迦佛成道時是在八日凌晨明星出時，豁然體悟正理，所以後人為了紀念這神聖的日子，就應該在這段晨早時間來表現對釋迦牟尼佛的尊敬和仰慕啊！

## 六、臘八與浴佛

根據佛教典籍，每逢佛陀節日皆作浴佛之舉，例如佛誕生日及佛成道日亦作沐佛，「譬喻經」中俗緣記述：「佛臘月八日，降伏六師，投佛請死，言佛以法水洗我心垢，今我請洗浴，以除身穢，仍為常緣。」又明陳耀文「天中記」載：「十二月八日佛成道日，初成道時，浴於彼蓮池，故北人是以日灌佛像。」而「歲時雜記」亦有：「宋時東京十二月初八日，都城諸大佛寺作浴佛會，並送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

又據「東京夢華錄」載：「十二月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隊念佛，以銀銅沙羅或好盤器，坐一金銅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楊枝灑浴，排門教化。諸大寺作浴佛會，並送七寶五味粥與門徒，謂之臘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雜料煮粥而食也。」

## 七、結語

南傳佛教以陽曆五月之月圓日為佛陀日，該日乃紀念佛誕生、成道和涅槃的日子，而北傳佛教則以月曆四月初八日和十二月初八日分別為佛陀誕生，成道及涅槃日。佛陀的一生中以成道為轉捩點，若無成道的達成，則佛教便不可能成立，佛法的真義便無從傳達於世，所以，佛成道日是佛教的最重要日子，值得我們紀念的。

為了紀念佛成道日，食臘八粥和浴佛便是其中最傳統的法會，在中國已實行了很長久的時期，深入民間，成為我國之文化風俗的生活之一。可惜現今佛法衰微，而此兩種紀念佛成道日的法會已經停息多時，漸漸被人忘記。令人十分感歎！

其實，臘八粥雖然名義上是佛教的一種形式，但是除了宗教性之外，臘八粥還可以作為提倡素食，具有健康、補身、禦寒、和防疾的多種益處，也可以作為年晚感恩，和家人團聚，供養出家人及餽贈親友的最佳禮品，具有多重意義，既然如此，我們為何不維持這項優良的傳統風俗呢？

## 香港佛教圖書館徵聘秘書啟事

香港佛教圖書館，誠聘秘書一名，年齡、性別不拘。條件如下：1. 道心堅固，2. 有一定的經、教認識，3. 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及有獻身三寶事業意願者。請自書學歷及履歷。逕函香港七姊妹郵箱六〇三二〇號。以便函約面洽。

特會，並發十寶正和議，離之離八海。



### 「大智度論」集粹之四十九

#### 六、離八寶者

## 論信毀般若波羅蜜因

般若波羅蜜，乃諸佛之母，一切佛法之根本。若人毀般若波羅蜜，則一切佛法皆壞。故經云：「若人毀般若波羅蜜，墮大地獄。」此言其罪之重也。然般若波羅蜜之難得，在於信。信者，信佛、信法、信僧。若人無信，則不能入般若波羅蜜之門。故經云：「信為般若波羅蜜之基。」此言其難也。然信之難得，在於智。智者，智於佛、智於法、智於僧。若人無智，則不能信。故經云：「智為般若波羅蜜之導。」此言其難也。然智之難得，在於行。行者，行佛、行法、行僧。若人無行，則不能智。故經云：「行為般若波羅蜜之果。」此言其難也。然行之難得，在於忍。忍者，忍佛、忍法、忍僧。若人無忍，則不能行。故經云：「忍為般若波羅蜜之助。」此言其難也。然忍之難得，在於定。定者，定佛、定法、定僧。若人無定，則不能忍。故經云：「定為般若波羅蜜之助。」此言其難也。然定之難得，在於慧。慧者，慧佛、慧法、慧僧。若人無慧，則不能定。故經云：「慧為般若波羅蜜之助。」此言其難也。然慧之難得，在於信。信者，信佛、信法、信僧。若人無信，則不能慧。故經云：「信為般若波羅蜜之基。」此言其難也。然信之難得，在於智。智者，智於佛、智於法、智於僧。若人無智，則不能信。故經云：「智為般若波羅蜜之導。」此言其難也。然智之難得，在於行。行者，行佛、行法、行僧。若人無行，則不能智。故經云：「行為般若波羅蜜之果。」此言其難也。然行之難得，在於忍。忍者，忍佛、忍法、忍僧。若人無忍，則不能行。故經云：「忍為般若波羅蜜之助。」此言其難也。然忍之難得，在於定。定者，定佛、定法、定僧。若人無定，則不能忍。故經云：「定為般若波羅蜜之助。」此言其難也。然定之難得，在於慧。慧者，慧佛、慧法、慧僧。若人無慧，則不能定。故經云：「慧為般若波羅蜜之助。」此言其難也。

### 智 銘

佛語須菩提：「有菩薩摩訶薩，多見諸佛，若無量百千萬億，從諸佛所，行持戒、布施、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皆以有所得故。是菩薩聞說深般若波羅蜜時，便從眾中起去，不恭敬深般若波羅蜜，不樂便捨去。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先世聞深般若波羅蜜時，棄捨去，今世聞深般若波羅蜜，亦棄捨去，身心不和。是人種愚癡因緣業，種是愚癡因緣罪故，聞說深般若波羅蜜毀謗。毀謗般若波羅蜜故，毀謗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一切智、一切種智。是人毀謗三世諸佛一切智故，起破法業，破法業因緣故，無量百千萬億歲墮大地獄中。是破法人輩，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若火劫起時，至他方大地獄中生。……受破法罪業苦。重罪漸薄，或得人身，生生盲人家……所生處無佛、無法、無佛弟子處。何以故？種破法業，積集厚重具足故，受是果報。」

「若有人聽說是甚深般若波羅蜜時，毀謗不信，作是言：『不應學是法，是非法，非善非佛教，諸佛不說是語。』是人自毀謗般若波羅蜜，亦教他人毀謗般若波羅蜜，自壞其身，亦壞他人身；自飲毒殺身，亦飲他人毒；自失其身，亦失他人身；自不知信，毀謗深般若波羅蜜，亦教他人令不信不知。如是人，我不聽聞其名字，何況眼見，何以故？當知是人名為汚法人，為墮衰濁黑性。如是人，若有聽其言，信用其語，亦受如是苦。若人破般若波羅蜜，當知是名為破法人。」

「後世人若聞是破法業積集厚重具足，受大地獄中久久無量苦，聞是久久無量時苦，足為未來世作明戒。」

從發心來，常行六波羅蜜，常行六波羅蜜故，能得見、能得供養無量無邊阿僧祇佛。是菩薩成就上四因緣故，得無量無邊福德智慧。是福德因緣故，諸煩惱薄，心柔軟，菩薩信慧等諸根利，轉增得力故，深入般若波羅蜜，污厭世間事。若見般若經卷，即時心生如見佛。若披卷尋義，即時心生，如從佛聞。信力、慧

力成就故，隨順解深般若義，所謂一切無相故，出十二入，二法不二法中，心無所著故，名無所得。

諸法入般若波羅蜜中，皆一相、無相，是中無分別聞者、見者及可聞、可見。三界凡夫人作分別：是眼、是色、是耳、是聲；六情是利，六塵是鈍；色等諸法是鈍，慧等是利。諸法入般若波羅蜜中，如百川入海，皆為一味。是故說般若波羅蜜不可見、不可聞，以諸法鈍故。從檀波羅蜜乃至佛道，須陀洹乃至佛，亦如是。

有菩薩初發心，便能習行甚深六波羅蜜。習行者，一心信受常行。方便力故者，雖行六波羅蜜，起福德因緣，而心不著。諸法無所破壞者，是菩薩信力、慧力大故，聞摩訶衍深法，即時信，聞聲聞法亦信，聞外道在家出家法，亦不破壞，而於中出二種利：一者，分別是道、非道，捨非道，行是道。二者，一切法，入般若波羅蜜中，無是無非，無破、無受。不見諸法無利益者，即是上說於中出利者。是福德具足故，終不遠離六波羅蜜，乃至淨佛世界。

有菩薩久發意，供養十萬億諸佛，用有所得行六波羅蜜，不信受是般若波羅蜜。此中佛自說因緣：是人於過去世，聞深般若波羅蜜，不信不受，從座起去；今佛為說，不信不受，破般若波羅蜜罪果報故，說是人不信不受業因緣故，即起愚癡業因緣；得愚癡業因緣故，疑悔惡邪，著心轉增。著心轉增故，於大眾中，毀訾破壞般若波羅蜜。破壞般若波羅蜜故，破三世十方諸佛一切智；破三世十方諸佛一切智罪故，轉身墮大地獄。大地獄者，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歲，受憂愁、苦惱。憂愁是心苦，苦惱是身苦。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者，如福德因緣故，上有六欲天；罪業因緣亦如是，下有八種大地獄。八種大地獄，各有十六小地獄，是中阿鼻最大。是三千大千世界中，有百億阿鼻地獄，是故說：從一阿鼻地獄至一阿鼻地獄，展轉受苦。罪轉輕微，

或得人身，生下賤家，所謂生生盲家，不欲見般若波羅蜜罪故。輕賤說法人，故生旃陀羅及除糞、担死人等下賤家。毀訾說法者故無舌，不欲聞故無耳，魔手非撥故無手，此人心雖愛佛，以愚癡無智故，毀滅佛母，破壞法藏。破壞法藏故，生無佛法家處。

毀謗般若者，自失大利，亦令他失。自遠離般若，亦令他遠離，自破壞善根，亦破他善根；自塗邪見毒，亦塗他邪見毒；自失其身，亦失他身；自不知故，著法愛故，自破亦令他破般若波羅蜜。如父母愛子，恩極一世，又以因緣故愛。是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於無邊世界中，深心愛念眾生，父母念子，無能以一眼與者，行般若波羅蜜者，於無邊劫中，以頭目、腦髓，積過須彌山，以施眾生、出佛身血，殺阿羅漢，但壞肉身，不壞法身；壞僧是離眷屬，讚五法不壞般若，是故五逆罪，不得似壞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能令人作佛，毀般若罪則無喻。是故破般若人，不欲聞其名字，何況眼見！是破般若人，或先世福德因緣，廣學多聞，富貴威德，巧於談話，諸魔眷屬，常隨逐佑助故。

是人壞一切佛上法寶故，雖身口業善，持戒、布施、讀經，善法終不增長，如濁水泥，不見面像，亦不中飲。是人中親近，若親近者，則喜染著。是人破法故，邪見疑悔常擾亂心。先所聞法，深染愛著，不解般若波羅蜜相，故言般若波羅蜜無所有，空不堅固，無有罪福。如是濁亂蔽其心故，不能得見清淨法寶相，黑性者，佛法中善法名曰白，不善名黑。是人常積集不善法，故成不善性。若有信受其語，其罪亦同。若有善根白性福德人，足作依止，白性者，與黑性相違，依止者，聞是受苦，更不敢作。故佛言：「後世人若聞是破法業積集厚重具足，受大地獄中久無量苦，聞是久久無量時苦，足為未來世作明戒。」善男子、善女人，寧失身命，終不破法。



(二) 註釋：鳩摩羅什大師主持譯經是一邊講解，一邊逐譯的。僧肇大師將他的講解加以整理，作為注釋。例如弘始八年重新譯出「維摩經」後，肇師就作了注釋，並為撰序說：「余以暗短，時預聽次。雖思乏參玄，然粗得文意。輒順所聞，為之注解，畧記成言，述而無作。」

(三) 著述：僧肇大師常以流暢的語言文字，準確簡煉地表達般若空宗的基本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在羅什大師譯成「大品般若經」後，就將自己聽講的體會寫了「般若無知論」，呈請師傳印證。得到羅什大師的贊賞，說：「吾解不謝之，辭當相挹。」後來竺道生又將此論帶給廬山隱士劉遺民閱讀，劉大為稱頌道：「不意方袍，復有平叔。」把他比作魏晉玄學開創者之一的何晏。劉還致書就論文中的幾個問題提出諮詢，大師在「答劉遺民書」中作了回答。此後，他又撰寫了「物不遷論」與「不真空論」。這二篇論文與「般若無知論」被認為是僧肇大師佛學代表作，與另三篇序：「維摩經序」、「長阿含經序」和「百論序」均載於僧祐編的「出三藏記集」中。另撰「鳩摩羅什法師誄」則保存在「廣弘明集」內。

僧肇大師是鳩摩羅什四大弟子中最年輕的一個，但人們都把他與慧觀一起稱為羅什門下「精難第一」。他對般若空宗理論造詣很深，思辨能力又強，成為當時活躍的佛學理論家。不幸的是，在鳩摩羅什大師圓寂後一年，肇師竟應化緣盡，離開人間，世壽三十一歲。「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說他是被秦主姚興殺害，但近代佛教史家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認為此說不可靠。

「肇論」是梁陳間人匯編僧肇大師的論著成集的。第一篇「宗本義」，就其思想內容而言，偏重在虛無，近似慧遠的本無說，與大師一貫主張的觀點大相徑庭。且陳慧達「肇論疏」中並沒有此篇，看來是後人滲入的。還有最後一篇「涅槃無名論」，不

僅文筆、體裁不同，甚至觀點也與「不真空論」有矛盾，據考證很有可能屬於偽作，但此篇「高僧傳·本傳」中已有節引，可推定出世時間較早，有人據此認為是大師所作，究竟如何，猶待於進一步探索。這裏我們簡要介紹「肇論」中主要三篇論述：「不真空論」、「物不遷論」與「般若無知論」提出的觀點。

(一) 「不真空論」通過對宇宙萬物性空的分析，教導人們從「修智」實踐中以般若智慧去洞照性空之理，「即物順通」，直接就萬物的假有看出它的本性空無，從而掌握般若以達到「空觀」的實質，求得人生的根本解脫。「不真空」者，「不真」故「空」，「不真」即「空」之謂也。「不真」又可從「不異」、「自虛」、「假號」三方面來說明。大師在論中寫道：

「萬象雖殊，而不能自異。不能自異，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則雖象而非象。然則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微幽隱，殆非羣情之所盡。」這是「不異為不真」。至於「自虛為不真」，大師認為從「空觀」的觀點來看，萬物本來沒有差異，也是本來自性空寂的。他說：「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以求通哉？」又說：「是以聖人乘千化而不變，履萬惑而常通者，以其即萬物之自虛，不假虛而虛物也。」大師又引「放光般若經」：「諸法假號不真」說：「故知萬物非真，假號久矣。」

「不真」即空，進一步說，「空」是存在的，存在於萬物之中，與萬物相即而不相離。他又引用「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歸納說：「故經云：甚奇，世尊！不動真際為諸法立處，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也。然則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這一思想對後世的禪宗有深遠的影響。

(二) 「物不遷論」在慧達「肇論疏」中有這樣的說明：「今不言遷，而云不遷者，立教本意，只為中根執無常教者說，故云中人不分於存亡。」

在僧肇大師看來，小乘如聲聞、緣覺就執着無常，而不懂得宇宙真實。他的「物不遷論」就是爲了反對那種主張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有的小乘有部說法。根據般若空宗「不來亦不去」的中觀觀點，辯難小乘有部的思想。

「物不遷論」引用「道行般若經·薩陀波倫菩薩品」所說的「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雖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偈言，從般若空觀來證萬物無所來，也無所去，因而得出：「物不遷即動而求靜」的結論。他寫道：

「故『成具』云：菩薩處計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摩訶衍論』云：諸法不動，無去來處。斯皆導達羣方，兩言一會，豈曰文殊而乖其致哉？是以言常而不住，稱去而不遷。不遷，故雖往而常靜；不住，故雖靜而常住。雖靜而常住，故往而勿遷；雖往而常靜，故靜而勿留矣。」

「成具」即「成具光明經」。「摩訶衍論」即「大智度論」。據「大智度論·含受品」：「須菩提，一切諸法不動向故。是法無來處，無去處，無住處。」可見「常而不住」，「去而不遷」，「不住」、「不遷」相即。

（三）「般若無知論」是大師在參加翻譯「大品般若經」後撰寫的一篇重要論述。其要點是闡述般若無相無知的道理，通過對般若性質的解釋，指出學佛成佛的道路和方法。由於此論評議了般若有相無相，有知無知的問題，論述了觀照宇宙性空，追求佛教最高境界的可能和途徑，也就涉及主觀認識能力和客觀認識對象的關係等認識論的問題。大師指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智慧、認識：一種是「聖智」，即佛（聖人）的智慧認識，稱爲「般若」，是最高，最全面的智慧，最真實、最正確的認識；另一種是「惑智」，也稱「惑取之知」，是由於人們迷惑事物的本性而產生荒誕的認識，是對現實世界的虛妄認識，是「不眞」的認識。

。至於般若含義，就其客觀方面說是性空，但從其主觀方面說是大智，即能洞照性空之理的智慧。大師在「般若無知論」中是這樣描述般若的：

「聖智幽微，深隱難測。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所得。」又說：「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然其爲物也，實而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論者，其唯聖智乎！」

大師的「般若無知論」，包含了鮮明的針對性，就是要排斥「惑取之知」，這是他見解獨具之處。在他以前，講般若只說是「智空」、「如虛空相」，而他恰能進一步指出是「無惑取之知」，從而引導大家建立正確的認識，可見他的「空」論是非常徹底的，因而博得了鳩摩羅什大師稱讚他「解空第一」。

「肇論」一書在我國南朝以後，幾乎歷代都有人注解，其中以陳慧達的「肇論疏」爲最早，唐元康「肇論疏」爲最詳盡。目前還有英文譯本。僧肇大師的佛學理論不僅在東晉時期引起巨大的反響，而且對後世佛教的影響也很深遠，由於他和羅什大師對般若「三論」學——龍樹的「中論」、「十二門論」和提婆的「百論」——的研討和弘揚，促使三論學的興起，到隋唐間形成了以「諸法性空」的三論宗。它的創始人隋吉藏和尚在「大乘玄論」中說推崇僧肇大師「可謂玄宗之始」，這等於尊奉他爲三論宗初祖，可見其淵源之深，影響之大。此外，禪宗所說的「教外別傳」、「自性真空」、「立處即眞（空）」、「見性成佛」等觀點也與大師的性空學說有一定的淵源關係。明藕益大師在所著「閱藏知津」的「凡例」中更推崇至極地說：「此土述作，唯肇公及南岳、天台二師醇乎其醇，眞不愧馬鳴、龍樹、無著、天親！」事實上僧肇大師也確爲我國佛學史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衷心祝願：僧肇大師乘願再來，般若性空學說光芒萬丈！

永懺樓隨筆之七十八

夜半鐘聲新版本自序

馮

佛法的基本精神是大慈大悲，平等普度衆生出苦脫厄，佛法的目標是人人成佛，方法是由戒入定，從定生慧，觀照內明，見性成佛。經云一闍提人亦可成佛，又云衆生皆有佛性，又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云頓悟成佛……凡此佛語，都是說人人都本來就有佛性種子，不幸被世俗名利慾念、貪瞋癡等五毒與無明蒙蔽了本性，以致在生死輪迴六道流轉，永受痛苦煩惱，惡因惡業，因果循環，永無得脫之時。

所以若要跳出生死輪迴之苦，若要解脫痛苦煩惱，就必須學佛法！世間萬法，無如佛法之微妙不可思議！有福與有慧者與肯接受佛法者，無不得度，見性成佛，而永脫痛苦及生死輪迴之流轉。

當今佛學已成爲世界高級智識份子與高級學府哲學研究之學問，佛學的哲理，經世界各國佛學研究者之闡揚而更顯，被認爲是最超級獨特之真理哲學。可惜學院派佛學研究者，研究重點限於學術性質之哲學範疇，而忽略了佛學的哲學以外的複度內涵。佛學是綜合的，包括形而下哲學、科學、道德、戒律、修行方法，利他濟衆與出苦度厄與六度萬行之實踐，還有形而上的哲學，超自然學等等。經云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無所不賅。不幸地，以學術研究爲出發點之研究者，未以弘法接引衆生爲志，而且其中尚有並非信佛而實乃爲學問而學問者，更有爲博士學位甚而徒藉佛學之哲學論文謀衣食者，尤以西洋之佛學家，更多以異教歧

視立場而從事研究佛理中之哲學，種種形態之研究者，匯成歧流，將佛法之實踐予以棄置，而只刻意從事咬文嚼字，將佛法縮小爲繁瑣哲學之論辯，將佛法再逐漸帶上在印度滅法之途！此等學者，既非以信仰爲出發點，無論其是爲學術，是爲功利，均已自陷牛角尖內而不自知！通通著了文字相！

著了文字相的佛學研究者，又惑於其幼稚之雛形科學觀念，於是紛紛排斥佛法的超自然現象，否定佛法之神通感應，否定佛法超自然奪造化之大能，否定一切佛法之奇蹟，此等所謂佛學大家，自以爲「正信不尚神通」，而視佛菩薩之神通奇蹟均爲邪魔，殊不知，此等矯枉過正之論，已經無形中殺滅了他人信佛向善之種子！惡業之最，無過於此！此輩學者，自以爲維護正法，其實是瞎子摸象，又如執牛角以舉全牛而已，自無福緣得接佛菩薩之超自然大能力，反要謗法，此種損人不利己之徒，終不免仍是在生死輪迴流轉而已！雖緊抱汗牛充棟之文字雕蟲之學，又有何益？

縱有善意，但咬文嚼字只講形而下哲理，以高深自居，以學術自炫，又何能接引廣大衆生？即使有成，亦不過是學院內之極少數人而已，佛學將來成爲學院內書櫥一角之精裝本書籍，佛學將來只得數人了解，於世道人心有何益處？而且，少數學者研究而不實踐佛法，不行佛心之大慈悲，徒然躲在象牙塔內大做文字

遊戲，又怎能接引大眾信佛行善？而且，佛法八萬四千法門方便接引，何必唯以哲學艱深之學為唯一學佛途徑？

佛陀說法，分別上根、中根、下根，而分別善巧說法，以利接引。所謂上根，乃指悟性及慧根而言，而非指「文字相」之製造能力高強者也！佛法平等，目的在於接引無限眾生，包括天，人，胎生，卵生，氣生，化生……有情生與無情生……，並非單為哲學家而設教也！繁瑣哲學既不能廣接眾生，然則以何為接引最佳？

佛法必須普及，必須通俗，而且更須全面立體推行，才可接引廣大眾生，佛菩薩慈悲願再來，出苦度厄，並非徒以哲理度世，亦施展偉大神通，以各種超自然之奇蹟濟度眾生，引其出迷入悟，脫苦脫厄，種種神通感應，事蹟億兆，何能盡述？有福緣者親身經歷者比比皆是！所謂學院派之若干位「反神通反超自然」之學者，縱恃其蘇秦張儀之舌，公孫龍之詭辯之能，又怎能推翻佛法不可思議之神通？徒作小人，自失福緣而已！可憐亦可憫！

現代最尖端之科學，已越來越趨向佛學之超自然學境界，科學證實了超自然神通的存在，只有未識新科學之徒，以其淺陋落後之科學舊知去否定超自然，更否定他人以新科學求證佛學！此乃無知無明而且心腸狹窄，自己爬不動也要拖住別人的腳不讓人家跑路！譏人為迷信，其實他們自己陷入了「迷信哲學」而不自知！不能自拔！

在學佛方面，我對哲理尚無深入之研究，但是對於佛法的慈悲與實踐，與及佛法的超自然神通的大能，我自感福緣不淺，能夠體會得到佛菩薩以神通感應等超自然大能濟度救苦之真正存在，是以我不畏譏誚，將所知所聞所獲的佛力加被，都盡可能公開報導。佛力並非對我一人偏寵，佛力其實對眾生平等加被，無分厚薄，無分彼此，問題是肯不肯去接受佛力的接引而已！

「夜半鐘聲」是我數年前蒙天華公司出版的第一本彙集個人感應佛力的故事多篇。全是親身經歷的感受紀錄。發行以來，很幸運獲得海內外各地讀者的錯愛，銷數多達萬本，竟致引起盜印

，我在加美發現盜印本，易名為「我所知的佛教」者一種，幸尚無抹殺賤名。又有「佛門奇談」者一種，將我名取消，易以偽造筆名，第三種盜印本名為「佛門神通」，三種本子似均盜印於台灣，最近澳洲雪梨大學一位教授有函來，指出在雪梨書店亦見到上述第一種盜印本，香港一位作家亦來函告知同一情形。天華公司發行人李雲鵬先生，十年來，放棄事業，幾乎是傾盡所有，全力印行弘揚佛法的書籍，並非以牟利為目的，因此，所印行拙著「夜半鐘聲」等書，均是定價甚低，僅及成本之一部份，殊不料盜印本在美加書店反而以十元美金高價暢銷！真本反而未能進入書店！拙著均已分別向有關國家政府註冊了著作權與版權，而對此亦無保障！天華公司出版拙作，並無牟利，而盜印本反而賺了大錢，拙作文學作品數種，分別受到兩岸之不法之徒盜印，已非今日始，兩岸均有發現，早見於報章，但是沒想到連佛教作品也被盜印牟利！

天華公司發行人李雲鵬先生，亦曾見到我海外購寄的盜印本。感慨之餘，亦感到「夜半鐘聲」舊本字體太小，閱讀不易，因此發心予以改版，以較大較美觀易讀之字體，重新予以排印新版本。李先生越洋電話多次，徵求我意見，我自然欣然樂從，我並且寄上若干補充資料及彩色圖片，加插入此新版本之內，對於舊本我的校對未週之錯字，此次我亦盡力改正，李先生不以牟利為目的，故此一再示知，命我不須憂慮改版增加彩色插圖之成本問題。此點令我非常感激，對一本舊作，我自問亦應增添資料，方敢面對讀者的愛顧。希望這本拙作會帶給廣大眾生對於佛力不可思議之初步重新認識，由茲而同發去惡存善之心，同沐佛恩，大家都學佛法，都除煩惱，都修行實踐，更能大家都發心實行佛法的大慈大悲，普度眾生，互助濟眾。如果此書能達成此種虔誠願望的一部分，這就是我最感禱的了！學院派的若干學者對我的毀或譽，於我有何重要？再罵我是魔，我亦甘之如飴的。

「佛見是佛，魔見是魔」！佛魔都在心念而別。這是我的愚者一得。我聊說這兩句仿偈！願人人都認識佛法無邊不可思議神力大能！願人人都得佛力加被，福慧增長！

## 僧伽會十五屆剃度會

## 受戒日記

(續完)

惲茹辛

沈先生聽了我的話，看了我手上握着的「戒香」二字小橫披（也可叫橫幅），點點頭說：明明是「戒香」二字，而讀成「香戒」，是也太不……。

當時雖然放棄了講的機會，但在我的這篇日記中，應該有一點點記述，俾使有些未知「弘一大師為何許人也」的同道，多一些瞭解這位當代大法師，豈不善乎？

弘一，是李叔同的法名。

李叔同（1890—1942），初名康侯，一名息、字叔同，亦名文濤，二十六歲東渡日本，改名李岸。三十八歲在杭州皈依悟上人，法名普音、號弘一，又號晚晴老人（法師擁有字、號、別名達一百個之數，與新會梁啟超先生同為中國現代史上有筆名別名之最多者）。原籍浙江平湖，幼失怙，性聰慧，戊戌政變後奉母命居上海法租界城南草堂，攻讀詩、詞、金石、書畫、戲劇，加入強學會從事社會改革運動。光緒二十七年，就讀南洋公學經濟科，卒業後入日本東京上野美術專科學校專攻西洋油畫。宣統二年回國，參加南社，主太平洋報副刊筆政。執教天津工業專門學校，浙江高級師範學校（豐子愷、劉質平、王平陵等均為入室弟子），東南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桃李遍大江南北。民五詣杭州虎跑（虎跑——即虎跑在浙江杭縣大慈山，唐時釋性空居此，苦無水，時有二

虎跑地，泉湧出，故名），斷食絕靜，有省，自是皈依，七年七月十三日，禮悟上人為剃度師出家虎跑；九月受具戒於靈隱，自是秉志道業，發心抉律，終年粗衣淡飯，甘之若素，破衲敝席，用之數十年不易……。晚年盡力弘法，惟精力漸衰，於民三十一年九月初四日（十月十三號）圓寂於福建泉州溫陵養老院，時年六十有三歲。遺墨有寫經、聯語、及李息翁臨古法書等數十種。輯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及弘一大師律學遺著三十八種，一般佛學有晚晴集，晚晴山房書分簡等八種。

至於大會方面印發的另一紙 2 1/2 英寸小橫披「以戒為師」的上面，上款有未印佛像，下款署「一音」二字及篆書分陽文月字朱印。竊查法師字號中上有月字者如月臂、月音、月幢等，下有月字者如論月、勝月、善月等、而單單僅一「月」字的，還未之前見呢？

▲八月一日 星期四 天晴雨

是日八時習儀一節，臨時改由陪堂和尚果賢法師主講。

果賢法師一到玉佛殿的講堂，照例站立在他平時做譯員的地方，舉起個擴音器說，「這一堂，臨時改由我來客串，希望大家接受，靜心聽講。」

果賢法師的語調，剛中帶柔，柔中帶剛，似乎是鏗鏘有聲，又似乎是珠圓玉潤，尤其他那「客串」二字後給送上的嘻哈笑聲與劈拍掌響，不下於王勃在滕王閣序中的「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的氣勢。

單是這一點敬意，我想，當時果賢法師的內心中，是應該感到快慰的。

在「剃度傳戒大會特輯」的第十二頁常住職事及戒壇諸師一覽表中，果賢法師的職稱是「維那」。維那算是怎麼樣的職級呢？令我這個真正的、名符其實的半路出家，半桶水的外行人，不但有「一頭霧水」之感，兼之還真有「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的困惑！

經過我請問大師兄——大師兄是這個剃度傳戒大會第四屆的長期出家戒子。至於大師兄的法號，我仍未暇請教。

剃度傳戒大會的第四屆是在荖灣弘法精舍舉辦的，那一屆共有三位長期出家者，大師兄來自菲律賓，其二來自泰國，其三則來自星加坡。

大師兄在傳戒大會圓滿後的五十七天受戒，他選擇了現在藍地妙法寺（是現在新妙法寺左邊的原有妙法寺）。

大師兄告訴我，維那的職稱，相等於……

時羯磨阿闍黎永惺法師進殿主持儀式了，爲了恪遵戒律，大師兄欲言又止，而我也就不得其詳了。

等大會圓滿結束，我在騰錄整理這篇日記時，少不免爲此而重作考據，翻翻辭源，才曉得「維那」之意爲：

「維那，次第也，維爲華言綱維之義，那爲梵語羯磨陀那之畧。按翻譯名義集，羯磨陀那之義爲事知，亦云悅衆，凡僧寺有維那一職，位次於上座，管理僧衆，亦曰綱維師……」。

俗語說：「做到老、學到老」。的是至理名言。於今，對「做一行，入一行」，和「經一事、長一智」的名句，也不可忽視，已往，我雖然讀了不少書，又長到這麼大，但對佛教職稱「維那」一詞之不諳其意，真是愧疚良深。

至此，我終算弄清楚了「維那」的職稱與職權。解開了心

中的疑惑，精神上覺得輕鬆不少。

果賢法師所講的這一堂課，雖然沒有預定的講稿，沒有條分縷析的步驟，祇是想到什麼講什麼，見到什麼講什麼，有似武俠小說中的所謂「見招拆招」，但始終不離「習儀」二字。

下午二點習儀，「座元」超塵法師直截了當的說：今天我

要跟大家所講的是：

①爲什麼要受戒？

②怎麼樣受戒？

③受戒以後應該怎麼樣？

這一堂課，照進度表列出，是二小時，但超塵法師這裏的綱要三點，這三點，就大體而言，簡單點、用十句廿句話可以結束。但詳細點呢，有十個廿個鐘點還是說不完。其原因在於一是扼要言之，一是旁證博引。

但超塵法師講來，一小時就結束了，既無簡單扼要之感，可說是「恰到好处」。

超塵法師在聚精會神的講，我在洗耳恭聽的記，我深深感到，這位大法師對佛學，佛教史，及佛教源流，佛教在今日世界上的地位，講來言簡意賅，其淵博精深，令我這個不學無術的小子，既欽佩，又慚愧。

或許有人認爲：這佛學，佛教史，佛教源流，及佛教在今日世界上的地位等等，超塵法師做了幾十年和尚，朝於斯，夕於斯的朝乾夕惕，孜孜終日，兀兀窮年，那末，他使出這門看家本領，還有不好的嗎？如果你這麼想，那又大謬不然了。

超塵法師在一個小時的時間，給我們發問。

想起這種無邊無際的，隨問隨答的把戲，要是沒有料（真材實學），要是沒有張儀、蘇秦的三寸不爛之舌，你試試，那些除有關佛教、佛學的問題之外的佛教、佛學、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與文學、與醫學之類的刁鑽古怪，而想入非非的問題，超塵法師都能從容不迫的，有備無患的，滔滔不絕的，信而有徵的，有如高山滾鼓，有如流水行雲，更似如數家珍，又似背誦如流，沒有阻滯，沒有搪塞，你問得快，他答得更快

乾淨利落，爽快清脆，這樣，令問者開心，使聽者喜悅，如果是個空心老官，能做得嗎？

我一面聽，一面記，又一面在想，這位超塵大法師，他那魁梧的身材，炯炯的目光，宏亮語聲，講演的神情，在在都與我老師（鹽城王裕凱，現旅居美洲）相似。尤其他最後答問時把蒼蠅，蚊子，用力一掌拍死——手掌在講壇上劈拍一聲的神情和笑容，確是維肖維妙呢？

▲八月二日 星期五 天晴雨陰

因為今天是報到以來的第七天，本屆的剃度大會，就快結束了。

六時早粥，由永惺法師開示苦行，內容重點，是大法師早年修持之苦行，與及在日本軍閥侵華時之遭遇，這是人間的不幸，法師生不逢辰，我人聽之，能不慨歎者幾希！

下午五時半起，在玉佛殿舉行附薦各同道先人法會，三師聯合主持（寶燈法師、永惺法師、智梵法師），其餘如暢懷法師，果賢法師等共二十餘人，全體受戒同道二九六人（暢懷法師透露在初報到三日內，先後因病退出者凡三人），另有到來隨喜者逾二十人。男女分座左右，中間設蒲團二十七個以供跪拜之需。

這個儀式，讀竟蒙山施食全冊（主持法師與全體同道，念了就唱（朗誦），唱了又念，這樣的周而復始，循環念唱達十餘次之多，歷時一二〇分鐘，方畢其事。

在儀式進行中，全體同道，必須遵守戒規，不得隨意行走，不得斟茶飲水，不得離座如廁。

這種盛事，盛會，在我的記憶中，今次是前所未見的破天荒第一次。

儀式畢了，陪堂和尚立即端正了擴音機，當場宣布：「九時十分，在上面大雄寶殿集合，舉行通宵念佛禮懺，如果大家有興趣參加，請舉手」。

陪堂和尚語尚未畢，而左右兩方的同道，全都在不約而同的紛紛舉起了右臂，同時高呼「參加」。

陪堂和尚帶着歡欣的笑容對大家說：「請大家注意，這個儀式，對參與者本人，是很好的，不過，你們參與一個小時與一個通宵，都是同樣可獲致功德的，你們必須衡量本身的健康與體力，以能夠勝任為度，千萬不要為了興趣、爲了好勝，而透支體力，因為明天上午，還有未完成的功課，要繼續按時進行。」

我由報到至結束，一切課目，必定要盡我本人最大的努力，聽從大會的指示，決不苟且，也決不玩忽。這是我的心願，也是我這次參與這次剃度的目的，至於我的成績是五十分，還是一百分，我並不計及於此。

所以，對於這個通宵念佛禮懺，我當然是參加的，但我也自己警告自己，盡力而爲，不可勉強。因我自報到後的第三天，就因無水果的調劑而大感內熱，不得已而飲了一盒楊協成菊花茶，想藉此消解內熱，誰知不飲還好，一飲此菊花茶，隨即咳聲連連，我以後的一連幾日。因咳得辛苦而加重了我心理上的負擔。

同時，我又付度自己的年齡，是無法與那些十八、廿二的青春少年並駕齊驅的。

在這個念佛禮懺中，通宵是男戒子唸佛，女戒子跪拜，或是女戒子唸佛，男戒子跪拜；聽木魚聲念佛，聽磬聲跪拜起立，有節有奏，有板有眼，那種鏗鏘朗誦的金聲玉振聲，請恕我率直的，冒昧的說，有逾於「千人合唱」呢？

如果有人來問我那晚念的是什麼經文？什麼佛號？我也會毫不保留的告訴他，那晚通宵念誦的，只有九個字——「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過了十二點半，我的右腳底因跪拜，又跪拜的時間長了，次數多了，抵抗力弱了，居然疼痛到難以忍受。時間還不到一點鐘，我只有暗暗向高高在上的西方三聖：釋迦牟尼佛（中），藥師佛（左）、阿彌陀佛（右），告罪求恕，請賜准我這個不肖戒子，就此告退吧！

▲八月三日 星期六 天晴陰雨

由於昨晚有一個盛況空前的通宵禮懺大典，我因為腳底疼

痛的關係，不得已而在一點鐘不到我就告退了，事實上，我臨行時看看，大殿上已成了稀稀疏疏的景象，論總人數，已不及百分之五十了。

我懷了患得患失的心情，回到房內，洗洗面，就上床睡覺，但心緒始終不平靜，雖然口中在不斷的念「南無阿彌陀佛」，豈知愈念愈興奮，越念越精神。

這其中還有一個最大的障礙。那是我楊旁有一位師兄，他一早作元龍之高臥，擁枕入睡，開大個口，發出呼嚕呼嚕之聲，頗有聲震屋瓦之勢。

請問：在這種場合，假如能做一位充耳不聞的聾大哥，那倒好辦，然而我呢？那就苦了——苦了七晚，不得好好安眠。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曾幾何時？嗒！嗒！的打板聲又響了，同時，那些參加通宵的禮懺的也一個一個的相繼回房了，打板聲，說話聲，聲聲入耳，看看手表，已接近四點半了，這時候，還容許我再睡嗎？只有乖乖的起身漱洗了。

今天雖然是最後的一天，但上午的節目，還是一如平日般的一堂接一堂。爲了小心謹慎，記述如下：

四時半起床，五時早課，六時早粥，八時半告誡，給牒、巡察、出堂。十一時供佛，十一時半午齋。下午一時，捨戒告假，功德圓滿。

一切功課雖如常進行，但我的心深之處，對這位於鄉郊的妙法寺，頗有依依之感呢？

八時半了，開堂和尚來主持這最後一課。

這一課，講的不是佛學、戒條，而是現身說法，講其佛門儀禮。以及和尚的稱謂，穿着海青（僧衣），大褂（搭衣），及其脫下，摺疊的方法。

還有，那些僧俗共處的許多儀節。繼之是給牒了。

給牒由得戒和尚（寶燈法師）頒牒，由陪堂和尚（果賢法師）唱名——被唱名者，即須恭身起立，雙手合十，並口念「阿彌陀佛」，安步趨壇前，雙手合十，問訊，然後在得戒和尚

手中，雙手接回牒文，又低首問訊，徐步退回原坐。

這個給牒儀式，在二九三人個個獲得牒文後（有些同道受八關齋戒而兼受菩薩戒的，就分別獲頒兩道牒文，這兩道牒文的形式、與內容，亦各不相同）。已是十一時十五分了。

當「給牒」儀式開始時，我右坐一位同道輕輕的問我：「乜嘢係給牒」？

我看看四周，也就細聲細氣的告訴他。

「給牒」：簡單點說，好似學校的發給畢業文憑，也好似各種訓練班的發給結業證書。

「我們到此受戒七天，現在可說是功德圓滿，爲了我們會經學僧一周，所以大會方面發給這本牒文，以資證明。」

坐右同道聽了，笑笑點頭稱謝。

爲了時間關係，供佛、午齋，也就馬不停蹄的一氣呵成了。齋後回房，大家各顧各的整理床位，收拾行李。

我一面在檢點帶來各物，納入行李袋，又一面在靜靜的，默默的想，因興之所至與忽有所悟，立即在我的日記上寫道：

我等詣寺受戒，借住貴校課舍；

滋擾七日七晚，敬留數字申謝。

我在寫此不像話的詩時，原本是想找枝粉筆，把它寫在黑板上。或者，找張大紙，搵枝大字筆，寫起黏在黑板上，但經過一找再找，因無法如願而祇好作罷了。

下午一時，大家都不同而的齊集在玉佛殿上，向爲我們極盡心智來教導我們的各位法師（當然也包括各執事法師），向爲我們冒暑操勞的全體工作同仁（尤其是香積厨的工作者），致以虔誠的敬禮，藉表謝意於萬一。

捨戒告假，到此已成尾聲。至於功德圓滿呢（「功德圓滿」四字，見本屆大會特輯時間進度表之末行、末句）？大會方面果然是不惜人力、物力、財力、而做到了盡美盡善的地步，功德圓滿四字，足可當之無愧。而我個人呢，自覺在這一週內，見得到的，聽得到的，的是很多很多，但我能學得到的，可說是百不及一！

（完）

# 佛教青年進行曲

## BUDDHIST YOUTHS MARCH

D 調 2/4

活潑

馮馮作曲詞  
Melody & lyric by  
Peter Faun

|                         |                   |                  |                   |                |                      |
|-------------------------|-------------------|------------------|-------------------|----------------|----------------------|
| 3 - 5 -                 | 3 - 1 -           | <u>3 5 4 3</u>   | <u>1 3 5 -</u>    | - 5 <u>6·4</u> | 2 - <u>5·4</u>       |
| 佛 教                     | 青 年,              | 新時代的             | 好青年,              | 不 怕            | 險, 不 畏               |
| Youths for              | Bud-dha           | Youths of modern | era.              | Fear no        | danger or hindrance! |
| 3 - <u>5·5</u>          | <u>4·5 6·7</u>    | 5 - - -          | <u>1 1 4 4·</u>   | <u>6 6 5 -</u> | <u>5 4 3 -</u>       |
| 艱, 携 手,                 | 勇 邁 齊 向           | 前,               | 我 們 學 習           | 佛 教 的          | 大 慈 悲,               |
| Marching onward         | hand in           | hand             | We must learn     | Buddhist       | great com-assion     |
| 5 - 5 6                 | <u>5 4 3 4</u>    | 5 - - -          | <u>1 1 4 4·</u>   | <u>6 6 5 -</u> | <u>5·4 3 -</u>       |
| 濟 度                     | 苦 難 衆             | 生,               | 我 們 堅 決           | 不 斷 的          | 奮 鬥,                 |
| To save                 | all beings in     | suffrance!       | We are determined | mined and      | devoted              |
| 5 5 6 -                 | <u>5·4 3 2</u>    | 1 - - -          | 0 - 0 -           | 0 - 0 -        |                      |
| 創 造 幸                   | 福 和 光             | 明!               |                   |                |                      |
| to bring happiness      | to the            | world.           |                   |                |                      |
| 3 - 5 -                 | 3 - 1 -           | <u>3 5 4 3</u>   | <u>1 3 5 -</u>    | - 5 <u>6·4</u> | 2 - <u>5·4</u>       |
| 佛 教                     | 青 年,              | 新時代的             | 好青年,              | 不 怕            | 險, 不 畏               |
| Youths for              | Buddha            | Youths of modern | era,              | Fear no        | danger or hind-      |
| 3 - <u>5·5</u>          | <u>4·5 6·7</u>    | 5 - - -          | 3 - 5 -           | 3 - 1 -        | 4 - 6 -              |
| 艱, 携 手                  | 勇 邁 齊 向           | 前!               | 佛 教               | 青 年,           | 精 進                  |
| rance! Marching forward | hand in           | hand.            | Youths for        | Bud- dha       | Be always            |
| 4 - 1 -                 | <u>5·5 4·5</u>    | 6 - 7 -          | 5 - - -           | 3 - 5 -        | 3 - 1 -              |
| 不 懈,                    | 宏 法 利 衆,          | 永 不              | 退,                | 佛 教            | 青 年,                 |
| deligent!               | to give sufferers | helping          | hands.            | Youths for     | Bud- dha             |
| 4 - 6 -                 | 4 - 1 -           | <u>5·5 4·5</u>   | 6 - - -           | 7 - - -        | 1 - - -              |
| 創 造                     | 光 明,              | 携 手 勇 邁          | 齊                 | 向              | 前!                   |
| to en-lighten           | the world,        | Marching onward  | hand              | in             | hand!                |
| 1 - - -                 |                   |                  |                   |                |                      |

11

Chorus  
青年 新時代的好青年！ 不怕  
for Buddha, Youths of modern era Fear no

Band  
Drums  
Tuba

12

Chorus  
險，——不 畏 難， 攜手 勇邁 齊向 前！  
danger or hind - rance marching onward hand in hand!

Band  
Drums  
Tuba

13

Chorus  
佛 教 青 年！ 精 進 不 懈，  
Youths for Buddha, Be always de-li-gent

Band  
Drums  
Tuba

14

Chorus  
宏 法 利 衆 永 不 退！ 佛 教  
to give sufferers a helping hand! Youths for

Band  
Drums  
Tuba

15

Chorus  
青 年！ 創 造 光 明， 攜手勇邁  
Buddha! To enlighten the whole world, Marching onward

Band  
Drums  
Tuba

16

Chorus  
齊 向 前！  
hand in hand!

Band  
Drums  
Tuba

## 更 正

本刊一六五期「巴利佛教註釋  
文獻之研究」一文，譯者與評者之  
名字互相掉錯，應更正為：

評者：水野弘元

譯者：葉阿月

特此更正，並向兩位先生及讀者謹  
致歉意。

編輯部謹啓

# 佛教青年進行曲

Buddhist Youth's March

馮馮曲詞

Peter Faun

Opus M-02-1785

D 40/4  
Key D 2/4  
Vivo 1/2 8

1  
Drums  
2  
Band  
3  
Tuba

4  
Chorus  
Drums  
Band  
Tuba

7  
Chorus  
band!  
Drums  
Band  
Tuba

前! 我們學習 佛教的 大慈悲!  
We must learn Buddhist great compassion

8  
Chorus  
Drums  
Band  
Tuba

濟度 苦難衆 生! 我們堅決  
to save all beings in sufferance. We're determined

5  
Chorus  
Drums  
Band  
Tuba

佛 教 青 年, 新時代的 好青年  
Youths for Buddha, Youths of modern era,

6  
Chorus  
Drums  
Band  
Tuba

不 怕 險, 不 畏 艱, 携 手 勇 邁 齊 向  
Fear no danger or hindrance, Marching onward hand in

9  
Chorus  
Drums  
Band  
Tuba

不 斷 的 奮 鬥! 創 造 幸 福 和 光  
united and devoted to bring happiness to

10  
Chorus  
Drums  
Band  
Tuba

明! 佛 教  
the world! Youths for

虛雲老和尚遺相



六十歲時之遺照

馮馮

## 虛雲和尚

——長篇連載 佛教小說——

（續上期）

突然地，從西邊的大漠沙峯上捲來一陣又一陣的旋風，挾着無數的飛沙，一天都給沙塵旋轉弄得沙黃了！那沙的旋風襲擊着德清，他本能地仆伏在沙丘的低谷，緊閉眼睛，抱着頭。

那些飛沙像海浪般地潑下來，逐漸把他埋葬淹沒，他必須不斷撥沙才能呼吸，他不輟地唸佛，他有生以來從未經歷過這樣的旋風飛沙風暴，天知道玄奘三藏千年前曾經被飛沙風暴襲擊埋葬了多少次呢？

玄奘真是太偉大了！後人學佛，哪知玄奘爲了取經受了多少苦楚呢？後人動輒奢言「不着文字相」而呵佛罵祖焚書毀經，個個自以爲已得拈花微笑之心傳。其實，有幾人是真得傳心法要？大多數不外都是趕時髦，人言亦言，懶於研讀經典，又

自負悟性高，欺人自欺罷了！

若要拋棄佛法佛經，須先熟曉佛法佛經！若無參學，却拋棄什麼？

德清伏在沙谷，深深有此種感受，禪宗晚輩，盛唱不立文字，乃爲假佛僞禪所利用，這一點，是必須改正的。他將來若得道場宏法，他決定，一定必須設立經論講座，學佛的僧俗，都必須深學佛學經論，飽學然後可言「不立文字」！他必須矯正禪宗的頹風！

那沙漠風暴吹了好幾小時，連風也是灼熱的，德清低伏着，不敢抬頭，直到風勢漸弱，他才從沙中爬出來。那風來得快，去得也突然，他以爲它永遠也不會停止的了，却忽然都消失無蹤，天空依然蔚藍，陽光依然猛烈，看那團團飛沙，像數十座寶塔，旋轉着，捲向東南的山麓去了。

德清拍淨沙塵，重上征途，回頭望時，他來時的足跡，早已無影無踪！沙丘上到處現出魚鱗般的波浪痕跡，好像被潮水洗過似的。那些沙墩的曲綫起伏，此時由於陽光西斜而光暗分明，陰影襯托着，顯得份外潔白美麗！

德清不久走到了敦煌小鎮。千年前曾經是交通樞紐的大市集，如今只剩下了斷牆頹瓦，難見人家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小小客棧，德清去買了些小米粥飯和乾糧，問及石窟的路程。

「好找！」店家說：「你但往東南去，走二十多里就到了！」

德清謝了店家，也不住店，就繼續上路了。且喜這一段道路倒不難走，沙漠較為平坦，而且也不是純粹的沙，間中也有黃土山地。

他走到將近黃昏時分，來到了一座巨大的沙丘上面，那沙丘也有百餘尺高，四周都是同樣的巨大沙丘，岡陵起伏，連草也不見一根，德清有迷路的感覺，在這沙漠當中，方向難辨，何處方是石窟佛地呢？

他聽到好像天風呼嘯之聲，虎虎然，來自沙丘之間的山谷，看時又不見什麼狂風飛沙，他無法找出呼嘯聲音的來源，想要找尋時，它却寂然無聲了。

他爬上沙山頂上，四面眺望，忽然驚喜了起來！原來在這沙山的東面，有一座新月形的清澈湖水圍著山脚！新月湖水內環竟有綠樹青草，還有一座飛檐的佛樓！有幾間佛宇！月牙湖水對岸，沿着湖邊有寬僅二三十尺的綠色草地，隔了幾十尺就有一座十來尺高的天竺式樣海會塔！他再望過去，發現那邊山坡綠野上到處都有這種褐黃色的黃土佛塔！累經歲月風沙，都露出了風化侵蝕的殘落形狀，走了原樣了。

更使德清驚喜的是，對面遠處的奇景：此時夕陽將下，斜陽從沙山後面照來，對面出現了一行金光燦爛的金色山脈！是的！金光燦爛的金色山脈！並不很高，也許只有兩三百

尺高，但是有數十座巔巒峯尖，延綿大約有十里路，像一座純金的精製陳設，擺在褐黃帶綠的沙泥參半的土崖後面。看那黃金燦爛閃閃生光的羣峯！那些絡脈分明的谷峽和流崖，多麼的美麗莊嚴！

德清從未夢想過會見到這樣的奇景。

「三危山！」他脫口叫了起來：「這就是三危山！這就是前秦的樂樽和尚當年發現的金光佛山！」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三六六年），樂樽和尚從敦煌鳴沙山下經過，正當夕陽西下，發現了金光萬度的三危山，就發願在北山開鑿石窟，他獨自鑿出了第一座石洞佛像。從此，三危山逐漸成為千佛洞之聖山！

三危山的巖質是沙礫巖，顏色本來就是黃白褐三色，又富於反射力，在斜陽照耀之下，自然反射出萬丈金光。

敦煌此路，是古代通往中亞細亞，進入尼泊爾，不丹，巴基斯坦，印度，等國之必經道路。是中華文化西傳之路，也是佛教東來之途。遙想當年，騾馬駱駝成千成萬，絡繹於途，商旅行僧，迤邐數十里，極一時之盛。如今此地却冷落不堪，沙漠萬頃，不見人影！

德清相信玄奘大師當年西遊必定也會路過此地。玄奘去北魏時代未遠，北魏武帝初期大力倡行佛教，不但在大同雲岡大鑿佛像，也派人在敦煌大事開窟塑佛。當時的帝王貴族，一時以鑿山供佛為時尚，僧侶亦以鑿佛塑佛為苦行夙願，嗣後歷代均有信徒發心添佛，開成了這一處曠古無倫的千佛洞窟！

這一座三危山脈，南行北走，縱長十餘里，全面受到斜陽，金光萬丈！使德清目為之眩！

德清驚喜之餘，慌忙下拜！拜罷走下沙山山坡，來到綠洲，伏飲於月牙泉，泉水現出德清和尚的倒影——頭頂上呈現一圈淡淡的圓形金光！德清不禁嚇了一跳，自忖佛道未成，何來佛光？

原來那是沙漠的酷熱空氣，受到斜陽照晒，德清頭上冒着熱汗蒸汽，被陽光一照，就現出了頭頂圓形金光。

德清修行這數十年，自然亦有若干定慧，不過他自己虛心謙卑，仍未自覺罷了，他見到頭現金光，起先驚喜，隨即就不以為喜，他立刻就歸功於斜陽，「我是什麼人？」他想到：「怎麼配頭上出現佛光呢？」

他伏飲泉水引起的漪漣蕩漾着他的頭頂金光影子，他諦視良久。

「是的，」他想到：「這只是夕陽幻象，並非真正的修行所得的佛光！我尚未展開實行佛心大乘之道，我未立功德，未濟度衆生，怎配佛光？」

他起來立即就要到湖水對面去朝拜三危山千佛，可是夕陽已西墜，他只得到綠洲的佛寺去求宿。那寺山門已頹倒，裏面寂無一人，原來是座荒寺。從湖邊前門一直找到後面鳴沙山脚後門，也不見半個僧人影子，看來不知荒廢了多少世紀了，若非沙漠乾燥，老早腐朽。

德清看那泉湖對岸山坡的許多古殘海會塔，遙想千年前必有千百以計的僧侶在此修行及鑿佛，彷彿可見他們合掌列隊唱唸佛號。

可是如今，人影渺然，骨灰塔也將毀壞了。

偌大的一座佛教聖地，竟成了廢墟，德清唏噓不勝！

就在廢寺的大殿佛像下趺坐了一夜，德清次晨被眩目的金光所驚醒。那邊三危山羣峯又再射出萬丈金光！原來三危山早晚兩次都能反映陽光！

他繞過月牙泉，來到三危山前面，首先看到一座綠瓦兩重飛簷的紅柱牌坊作為山門，正匾寫題着「石室寶藏」四個大字，門後有一排綠蔭，遮住了三危下洞窟，牌坊的另一面有匾題曰：「三危攬勝」。

他越過了綠蔭，看見了奇景：那些礫沙巖的削壁，都被鑿成了四五層的巖洞，有的鑿成宮殿形式，巨大如佛殿，有的細

小，每一窟內都塑有佛像和諸佛的救世故事，這些洞窟，長達十里，合計有一千多個洞窟，前秦，歷經北魏，隋，唐，五代，宋，元，明歷代成千成萬的無名而虔誠的藝術家，窮畢生之力，在這些礫巖的洞穴內上下四方，繪成了多姿多采的佛像，又用泥塑與敷彩，夾紵塑法，塑出了數千座佛像，菩薩，力士，天王，天神，飛仙，佛子……每一座都栩栩如生，好像正在呼吸，各洞各時代的特色不同，各有精美，與雲岡的石刻彩像各有異曲同工之妙。

各洞穴和寶塔佛殿，又珍藏着數萬卷古代佛典，有古代漢文，藏文，迴紇文，龜茲文，和闐文字，梵文，巴利文……各種手抄版本。

德清又震撼，又感動！他驚奇於這些珍貴的佛典史書怎麼仍然能逃過歷代的兵災浩劫，仍然保存至今！

他不知道，事實上，這些文獻已經是歷經千年多次浩劫碩果僅存的了，千餘佛窟，半數已經被毀，寶藏被竊！

那千佛窟，殘餘的寶藏佛典與佛像，也就已經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德清真是目為之眩，好像跌進了珍珠鑽石黃金寶石千千萬萬的寶穴之中，他歡喜無限，他欣賞着這些佛像與佛典，看之不盡，拜之不盡！

世界上還有比敦煌莫高窟及雲崗佛窟更偉大的佛教藝術寶庫嗎？若將兩處的佛窟的畫廊連起來，至少也有五十里路長！數萬件繪畫雕塑佛像！它們不但紀錄下兩千年來的佛教資料，也還紀錄了各朝的歷史，文物，藝術，民生，社會狀況！

德清覺得奇怪，怎麼却很少人知道這兩處勝境？

在他那個時代，兩處都還是湮沒的，後世才被發現，震驚了全世界的學術界。

德清覺得自己特別有幸，能夠參拜這兩處奇麗宏偉的佛窟。他在敦煌參拜着，直到乾糧已盡，直到秋殘。

莫高窟是寂然無人的，只有德清一人獨自在欣賞參拜着。在那些佛像之下，他顯得多麼渺小，也感覺到渺小。（未完）



## 佛教妙寶經室第一屆 佛學初階班招生簡章

一、宗旨：宏揚佛教正理，介紹佛法基本思想，使學者對佛教有正確認識，並得以窺知佛學入門途徑。

二、課程大綱：課程包括佛陀小史，大小乘基本教理與修行解脫方法，及佛教演變過程概畧。特別着重學理研究，就課程內容發問。

三、入學資格：凡具誠意探討佛學，不拘性別年齡，有中文讀寫能力，無需對佛學有認識，均可申請入學，費用全免。

四、修業期限：一學年，由本年三月至明年一月。

五、修業證書：凡出席率不少於百分之六十，課程測驗，成績合格者，將發給修業證書以資證明。

六、開課日期：一九八六年三月二日（星期日）。

七、上課時間：逢星期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一時正。

八、報名手續：繳交二吋半身相片二張，並於截止日期前將報名表交回本室。

九、報名日期：一九八六年一月廿七日開始，每日下午七時至八時半，二月廿二日截止（除公眾假期外）。

地點：香港北角堡壘街三十六號一樓B座  
電話：五十七〇〇四四三

廣欽老和尚主持

妙通寺三壇大戒

（本刊訊）位於高雄六龜鄉及桃源鄉交界處的妙通寺住持廣欽老和尚，決定公開傳授護國千佛三壇大戒，戒期定於十一月十三日開堂，十二月十四日圓滿，共計三十二天時間。

廣欽老和尚現年九十四高齡，平日教人「老實唸佛」素有「伏虎和尚

### 稿 約

- 凡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四眾投稿。
- 凡 來稿一經刊錄，敬致薄酬，每千字自五十元至八十港元。
- 凡 來稿請用稿紙，以便核計。用白紙者，請註明字數。
- 凡 來稿文體不拘，悉聽作者方便。
- 凡 來稿請勿兩面書寫，勿過於潦草，以免誤植。
- 凡 來稿長短不論，視內容需要為準。若能在四五千字之間，更佳。
- 凡 來稿刊錄與否，概不退還，請特別注意，自留副本。
- 凡 來稿筆名聽便。但請附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匯寄稿費。
- 凡 來稿一經刊載，版權歸本刊所有，如有一稿數投等情，皆作却酬論。
- 凡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先聲明。
- 凡 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室，切勿托人轉交。

新戒子於十二日早上開始陸續辦理報到，戒子中有來自國外者大不乏人。今年參與受戒的比丘、比丘尼共有四百餘人，十三日正式進入戒壇，將接受為期一個月的嚴格戒壇生活。

此次傳戒大會，除由廣欽老和尚擔任得戒和尚外，並禮請白聖長老為說戒和尚，道源長老為羯摩和尚，演培法師為教授和尚，淨心法師為開堂和尚，壇上戒師皆是佛教界著名德高望重法師云。

## 捐 款 鳴 謝

|       |               |
|-------|---------------|
| 何澤霖居士 | 港幣2,000.00元   |
| 李城璧居士 | 港幣500.00元     |
| 壽治老法師 | 港幣250.00元     |
| 莊金治居士 | 港幣200.00元     |
| 何忠全居士 | 港幣200.00元     |
| 鄭華居士  | 港幣200.00元     |
| 文空法師  | 港幣100.00元     |
| 王祖銘居士 | 港幣100.00元     |
| 何惠民居士 | 港幣100.00元     |
| 葉阿月居士 | 港幣825.00元     |
| 廖明活居士 | 港幣480.00元     |
| 呂沛銘居士 | 港幣600.00元     |
| 上期結存  | 港幣1,316.60元   |
| 妙法寺   | 港幣4,503.10元   |
| 總計    | 港幣 11,374.70元 |

## 一六六期收支報告

### 一、收入：

|        |               |
|--------|---------------|
| 捐款項下撥入 | 港幣 11,374.70元 |
| 發行收入   | 港幣 2,613.00元  |
| 總計     | 港幣 13,987.70元 |

### 二、支出：

|     |               |
|-----|---------------|
| 印刷費 | 港幣 8,268.00元  |
| 稿費  | 港幣 2,250.00元  |
| 郵費  | 港幣 2,069.70元  |
| 什費  | 港幣 1,400.00元  |
| 總計  | 港幣 13,987.70元 |

內明雜誌社謹啓

##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册港幣 6.00

香港 全年十二册 (連郵費) 港幣 80.00

台灣

日本

泰國

菲律賓

新加坡

馬來亞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歐洲

澳洲

全年 平郵 US \$11.00  
空郵 US \$20.50

全年 平郵 US \$13.00  
空郵 US \$22.00

## 北投普濟寺住持

## 性如法師圓寂

(本刊訊)北投普濟寺住持性如法師，於上月廿六日(農曆十月十五日)圓寂。法師原籍江蘇省如皋縣人。生於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世

壽五十八歲，僧臘四十五載，戒臘三十八夏。緇素大德們組織法師圓寂讚頌委員會，謹擇於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在北投溫泉路一一二號普濟寺由主任委員白聖老法師及委員默如、戒德、佛聲等法師舉行傳供讚誦儀式，到會緇素大德，不下千人。

出版人 內明雜誌社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號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u, N.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Y., 10463, U.S.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huph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中山北路六段231號二樓大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n St., Manila, Philippines.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Husuan Tsang Buddhist Temple, P.O. Chowbaga,  
Dist 24, Parganas, Calcutta-39, India.  
香港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佛經流通處  
香港 灣仔道234號E2地下波文書局  
香港 百德新街55號華納大廈五樓B香港佛學書局  
九龍 金巴利道27號永利大廈二樓智源書局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二九 中華民國七五年  
二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港幣陸元

▽ 開元寺甘露受戒壇屋頂

